傳顧愷之〈女史箴圖〉畫外的幾個問題

王 耀 庭*

【摘要】今日所見大英博物館藏顧愷之〈女史箴圖〉，經過歷代輾轉流傳，畫幅上多出收傳印記，裝裱也數度變異。本文不討論繪畫本身，而是希望從著錄及畫上的題跋及印記，對此畫的流傳經過有所了解。畫卷上因有「弘文之印」，而曾被認爲由唐代皇室收藏，遺憾的是這是顆僞印。而宋徽宗的「睿思東閣」印，與「內府圖書之印」雖爲真，「內府圖書之印」位置卻違反慣例，很可能是從其它地方移過來的。其他「宣和」小印及宋高宗的「紹興」諸印，也都是後來才添上的僞印。印章不會隨使用者的死亡而消失。「賢志堂印」本爲宋高宗吳皇后用印，然而此印到明朝爲華夏(約1465-1566)所有。這引起何時鈐蓋的疑惑。而由於「廣仁殿」印是僞，「群玉中祕」印是真，因此此卷是否曾歸入金內府或章宗(1168-1208)的收藏，也令人困惑。此外，卷後金章宗〈書女史箴文〉，在明代嚴嵩(1480-1565)收藏時，是獨立的一件；直到梁清標(1620-1691)時，才將兩件裝成一件。這也可以從〈書女史箴文〉上，有裁切的痕跡看出來。〈女史箴圖〉前黃裱綾存有騎縫半字題記：「卷字柒拾號」，則可能爲明代查抄事件的紀錄字號。

關鍵詞：女史箴圖　書女史箴文　宋徽宗　金章宗　宋高宗　嚴嵩　卷字半題　弘文之印

小　引

今日所見大英博物館藏顧愷之〈女史箴圖〉，已是經過歷代輾轉流傳，畫幅上多出了相關的印記，改變了裝裱。本文探討的問題不是繪畫本身的風格，而是原畫之外，因流傳所增加諸事件，所以本文題目如此定名。

壹、唐內府收藏之說

張華(232-300)的〈女史箴〉完成後，何時出現〈女史箴圖〉呢？梁朝(502-533)就有〈女史箴圖〉了。①本卷被認為唐代(618-907)皇室收藏，根據的是幅後「弘文之印」(插圖 1-1)印。對照張彥遠(九世紀後半期)《歷代名畫記》:「又

---

*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處長

① 《隋書》(北京：中華，1975)，卷35，頁1085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有『弘文之印』，恐是東觀舊印印書者，其印至小。」② 以往被誤認為唐代翰林院「弘文館」的收藏。③ 然而，從現存同型諸多的印章，出現在宋朝的書畫上，就有多例。如上海博物館藏傳為王獻之(344-386)實為米芾(1051-1107)或宋人臨寫之〈中秋帖〉，④ 就有相同的「弘文之印」(插圖 1-2)。上海博物館藏虞世南〈汝南公主墓誌卷〉此卷傳為宋人所作，幅最後下鈐有「弘文之印」(插圖 1-3)似又與〈女史箴圖〉不同。⑤「弘文之印」出現最多當是《寶晉齋法帖》(咸淳四年『1265』曹之格摹刻本)第三卷中，王羲之〈裹鮓帖〉等法帖。這幾帖已非全米芾所原藏，如〈裹鮓帖〉原本出米芾好友薛紹彭之刻石。⑥ 此帖的「弘文之印」，(插圖 1-4)（「文」字之交叉為近圓弧形。）又是另一印了。這又是啟人疑竇了。又《書畫題跋記》「續題跋記」記：「薛紹彭《臨蘭亭序》上有「弘文之印。」⑦ 惜未曾目見。至若《西清硯譜》載有薛紹彭〈蘭亭硯銘款圖〉，摹刻「弘文之印」四字已用楷書 ⑧，它與〈裹鮓帖〉上未能比較。另《石渠寶笈》初編所載宋薛紹彭〈臨蘭亭序卷〉⑨，則藏於今台北故宮博物院。該卷並無「弘文之印」，此卷之書風已受文徵明影響。

收藏於台北故宮之南宋朱熹書〈易繫辭〉，最後一頁亦有「弘文之印」。(插圖 1-5)此印顯然又不一了。又唐杜牧書〈張好好詩卷〉卷前右上方亦有「弘文之印」(插圖 1-6)，惟此印「印」字筆劃轉折是方，與〈女史箴圖〉不同。(此點，於二〇〇一年六月大英博物館〈女史箴圖〉討論會時，楊欣先生亦說明是與〈女史箴圖〉上不同印。)周密《志雅堂雜鈔》記：「(癸巳)三月二十八日，

---

② 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(畫史叢書本，上海：人民美術，1955)，卷 3，頁 99。

③ 見宋搨本王羲之〈十七帖〉上有唐高宗批：付值「弘文館」臣解無畏勒充館本。又周密(1213-1298)《志雅堂雜鈔》記孫過庭〈草書千文〉有唐「弘文館」印。見周密，《志雅堂雜鈔》(美術叢書本，台北：藝文，1975)，頁 1834。

④ 見徐邦達，〈王獻之中秋帖〉，《古書畫偽訛考辨》(江蘇：新華，1984)，頁 12-14。

⑤ 見夏玉琛〈汝南公主墓志銘〉解釋文。收入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，《中國美術全集・書法篆刻篇 3・隋唐五代書法》(台北：錦繡，1989)，頁 13。

⑥ 出版物，見《寶晉齋法帖》(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62)。劉汝醴，〈讀寶晉齋法帖〉，《書譜》，23 期(1978)，頁 62。

⑦ 郁逢慶，《書畫題跋記》(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台北：商務，1983)，頁 857。

⑧ 于敏中等校定；門兆應繪，《西清硯譜》(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台北：商務，1983)，頁 326。

⑨《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》(台北：故宮，1971)，頁 933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至困學齋觀郝清臣字清甫所留……〈孫過庭草書千文〉用五色紙，……中有唐弘文館印。」⑩如就今日藏於遼寧省博物館之孫過庭〈草書千字文第五本〉所見，並無「弘文之印」。惜不知有否它本存世，能一見以為比對。

又以張彥遠原文：「弘文之印……其印至小」所指來比較，此印恐不足採信為唐朝收藏印。實際上今日所見法帖上的「貞觀」連珠印、「開元」印，可以說是小印。這「弘文之印」約二點五公分見方，何能說是「至小」？⑪可見此印之不可遽信為唐代印。「弘文」是個相當平凡的名詞，與其說是唐代弘文館，不如說是宋代或宋以後某個不知名的收藏者印章，乃至於是出於作偽者之手。

〈女史箴圖〉十一世紀頃，見米芾所著《畫史》。⑫再記錄於宋徽宗(1082-1135)《宣和畫譜》。⑬一九六六年山西出土的北魏〈漆畫屏風列女古賢圖〉(西元四八四年)，有類似的圖畫，可見古畫本應有相當多的摹本出現。所以，米芾《畫史》所記，是否為「宣和」(宋徽宗)所藏？如果以「弘文之印」出於喜歡作偽的米芾或其友人之手，那今日大英博物館所藏的這一卷畫可能就是了。

貳、宋代收藏印的探討

1. 宣和諸印的問題

「宣和」藏品的鈐印和裝潢格式，一般所見是有定式的，⑭況且今天經「宣和」收藏的名品尚多，足供比較。〈女史箴圖〉的裝裱看來，最主要的是前隔水黃綾；中間是畫本幅；後隔水兩幅黃綾(絹)拼成；再往後接著是是〈金章宗書

⑩ 周密，《志雅堂雜鈔》(美術叢書本，台北：藝文，1975)，頁183。

⑪ 黃維中，〈關於顧愷之〈女史箴圖〉上的「弘文之印」鈐蓋時間的討論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第137期(1994)，頁88-93。本文之論述為此節之所參考。

⑫ 米芾，《畫史》(美術叢書本，台北：藝文，1975)，頁4。

⑬《宣和畫譜》(畫史叢書本，上海：人民美術，1955)，卷1，頁3。

⑭ 參見徐邦達〈宋金內府書畫的裝潢標題藏印合考〉，《美術研究》，1981年，第1期，頁83-85。班宗華教授於〈王詵與晚期北宋山水畫〉亦論述徽宗宣和七璽印。見Richard M. Barnhart, "Wang Shen and Late Northern Sung Landscape Painting"，《國際交流美術史研究會第二回シンポジアム：アジアにおけろ山水表現について》(京都：國際交流美術史研究會，1984-85)，頁61-70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女史箴文〉。又往後是拖尾清高宗乾隆的跋及鄒一桂的〈松柏圖〉了。(實際上，今日大英博物館已將〈女史箴圖〉割裂，裱褙成平板式上下兩段了：一、引首前隔水及後段金章宗「女史箴文」「乾隆跋」。二、〈女史箴圖〉本幅。餘乾隆朝仿製緙絲包首及〈鄒一桂松柏圖〉，則又另成一板。)

本卷祇從鈐印所見，被認為是宋徽宗(1082-1135)所藏者：前隔水黃綾上，有「政和」(插圖 2-1)，(在騎縫書「卷字第柒拾號」下方)；卷前則為「御書」(瓢印)(插圖 3-1)、「宣龢」(插圖 4-1)；卷中第二「睿思東閣」印右旁上有一「宣和」印，已相當模糊；卷後「宣和」(插圖 5-1)，後隔水上則鈐有「內府圖書之印」(插圖 6-1)九疊文大印。

當然，目前〈女史箴圖〉已失去第一、第二兩段，那是否當年宋徽宗「宣和」所藏就是如此狀況，也無法得知了？〈女史箴圖〉所見，與一般「宣和裝」上「宣和七璽」的鈐蓋，不但不完全，位置也顯然與其它名卷不一樣。「宣和七璽」除了鈐蓋在拖尾「宋白紙」上的「內府圖書之印」大印，其餘都是作為騎縫印，大半鈐在黃絹上，小半鈐在本幅。古書畫屢經裝裱，難免不能完全保存原樣，古書畫也不一定有完全一樣的空間，能供同一收藏者作同一形式的鈐蓋收藏印。從所知的宋徽宗收藏名品，也未必是一致的，就可了解不能以絕對一致的形式來要求。

以個人曾目見之晉王羲之〈遠宦帖〉與〈行穰帖〉、唐孫過庭〈書譜〉為準，後兩件並著錄於《宣和書譜》。⑮這三件前後隔水都是黃絹本，肉眼可辨，這些宋徽宗的印記印泥都是「水調硃印」，三者的鈐印置位都是一致。舉例如下：

〈行穰帖〉：前隔水左上角是「瘦金書題籤」；籤下鈐「雙龍」(圓印)(插圖 7-1)；左下角是「宣龢」(插圖 4-2)(連珠)；後隔水右上角是「政和」(插圖 2-3)。右下角是「宣和」(插圖 5-3)；後隔水左方中央，騎縫處鈐「政龢」(插圖 8-1)(連珠)。

〈遠宦帖〉：「晉王羲之遠宦帖」直接寫於前隔水黃絹上。「晉王」兩字上鈐「雙龍」(插圖 7-2)(方印)；左下角鈐「宣龢」(插圖 4-3)；後隔水右上鈐「大觀」(插圖 9-1)，右下角鈐「宣和」(插圖 5-2)；騎縫處已失「政龢」(連珠)。

〈孫過庭書譜〉與〈行穰帖〉應屬一致：前隔水左上角是「瘦金書題籤」；籤下鈐「雙龍」(插圖 7-3)(圓印)；左下角是「宣龢」(插圖 4-4)(連珠)；後隔

⑮ 此二件分別記載於《宣和書譜》(藝術叢編本，台北：世界，1971)，卷 15，頁 347；卷 18，頁 403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水右上角是「政和」(插圖 2-2)；右下角是「宣和」(插圖 5-4)；後隔水左方中央，騎縫處鈐「政緜」(連珠)今只見邊框。

先拋開位置的問題，將這些印與〈女史箴圖〉上的印作比較。〈女史箴圖〉上卷前「宣緜」(連珠)(插圖 4-1)、卷後上方的「宣和」印(插圖 5-1)，顯然與上述諸印是不一樣。又「御書」(插圖 3-1)葫蘆印：作「單人」(亻)，這也與〈唐韓幹牧馬圖〉上「御書」(插圖 3-2)之「御」字「雙人旁」(彳)者不同。鈐於幅外前隔水黃絹上「政和」(插圖 2-1)也與孫過庭〈書譜〉等卷上的「政和」(插圖 2-2)有所差別。

〈女史箴圖〉後隔水是兩幅拼接，第二幅上有「內府圖書之印」(插圖 6-1)九疊文大印一方，此印與故宮藏宋易元吉〈猴貓圖〉(插圖 6-2)上之印，卻是相符合的。故宮藏〈如來說法圖〉亦有此印。[16]

再從印泥的差異比較，「內府圖書之印」(插圖 6-1)印泥暈散的現象至為明顯，相對地，〈女史箴圖〉卷幅內三印：「宣緜」(連珠)(插圖 4-1)、「宣和」(插圖 5-1)、「御書」(插圖 3-1)，印泥少有暈開，且筆劃顯得較細硬。對於同一套收藏印，鈐於同一幅畫上，竟有如此差別，那該作如何想？

更有趣的是台北故宮藏〈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〉，幅前隔水是花綾，宣和鈐印形制也與前舉三幅有黃絹隔水者不相符。惟將此花綾隔水上之「宣緜」(插圖 4-5)連珠印與〈女史箴圖〉上之「宣緜」(插圖 4-1)連珠印比對，卻又是相符合的。又兩幅中之「宣和」(插圖 5-1；插圖 5-5)也可視為同一印。至於同為前隔水的「政和」(插圖 2-1；插圖 2-4)，也可認為同一印。「和」之「禾」最後一捺，應是印泥堵塞所成，這又見之於唐吳彩鸞書〈唐韻〉上倒鈐的「政和」印(插圖 2-5)。這意味著什麼呢？如果從宋徽宗藏書法的《宣和書譜》查證，〈平安何如奉橘帖〉是否為宣和內庫所藏？按現在所見裝潢狀況，〈奉橘帖〉是在最後，而籤題祇寫「晉王羲之奉橘帖」，就殊堪玩味了。查《宣和書譜》祇有〈平安帖〉的名目，[17]如果當時三卷(帖)已在一起，那此卷應以第一卷為題籤名，或者三卷之名同時羅列，方是合理。[18]這些不合常理的疑點，令人想起此卷必

---

[16] 按本畫存有宣和裝之諸印半印，可見為宣和舊藏。見李玉珉，〈如來說法圖〉，《故宮書畫菁華》(台北：故宮，1996)，頁 151。

[17] 《宣和書譜》(藝術叢編本，台北：世界，1971)，頁 345。

[18] 徐氏認為宣和諸印是假，紹興諸印是真。則北宋以前諸題記是從它處移來。徐邦達，晉王羲之〈奉橘帖〉，《古書畫過眼要錄》(長沙：湖南美術，1987)，頁 3-4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定不是宣和所藏原狀。再看題籤瘦金書的風格，與〈遠宦帖〉的縱橫自如，飄飄然如聞有風聲，則「晉王羲之奉橘帖」諸字的短截瘦硬，意以為近於李白〈上陽臺賦〉上的籤題瘦金書，應是別出另一手了。

或許可以如此想，〈平安帖〉上「宣和」諸印是後來所妄加。那〈女史箴圖〉也可做如是觀了。

2.睿思東閣印

〈女史箴圖〉上有「睿思東閣」(圖版二、插圖 10-1)大印八方（明顯可見者六方，另一方為乾隆「八徵耄念之寶」所疊鈐；一方在卷最後，已模糊）。對於同一卷畫上鈐蓋大印八方，即每一段文字，鈐有一大印。(第六印上緣未在幅內)足以援引比對者有上海博物館藏唐孫位〈七賢圖〉(前名〈高逸圖〉)，此卷畫上亦有三方「睿思東閣」(插圖 10-4)大印，分鈐於四位人物之間，本幅大印上緣也是略被切去，此卷有宣和題籤及諸印。

「睿思東閣」大印，該屬於北宋徽宗，或是南宋高宗(1107-1187)呢？⑲所見南宋皇室諸印，如鈐於米芾〈草書四帖〉的「內府書印」(插圖 13-3A-1，大阪市立美術館藏)、如鈐於〈米芾苕溪詩帖〉的「睿思殿印」(插圖 13-3A-2，北京故宮藏) 鈐於黃庭堅〈七言詩〉的「緝熙殿寶」，(台北故宮藏。)都是作為「騎縫印」，而且是紙本。(按絹本之長度遠超於紙本，接縫是少的。)唯一的解釋，「睿思東閣」大印就如前面所述，它原來應該是每段一印，才能解釋得通的。⑳畫上此大印殊不完整，若就存世諸印做一比較。「睿思東閣」大印見於名蹟上者，有北京故宮藏唐韓滉〈五牛圖〉、黃筌〈寫生卷〉、唐韓滉〈文苑圖〉。台北故宮宋黃居寀〈山鷓棘雀〉(插圖 10-2)、唐韓幹〈牧馬圖〉(插圖 10-3)。從宋黃居寀〈山鷓棘雀〉上的「睿思東閣」(插圖 10-2)大印其邊寬是七・四公分，應該與〈女史箴圖〉上的「睿思東閣」是符合的。宋黃居寀〈山鷓棘雀〉不但見於《宣和畫譜》，整幅也是典型的「宣和裝」。且此幅也未見有宋高宗收藏印，因此，將「睿思東閣」大印做為宋徽宗的收藏印章，應該是可以肯定的。

⑲ 主張北宋徽宗者，見《晉唐以來書畫家鑑藏家款印譜》(香港：開發，1964)，第一冊，頁 77；《宋畫精華》(東京：學習研究社，1975-76)。主張南宋者有古原宏伸，〈女史箴圖(上)〉，《國華》，第 76 篇，11 冊(1965)，頁 24-26。

⑳ 古原宏伸，〈女史箴圖(上)〉，《國華》，第 76 篇，11 冊(1965)，頁 24-26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此外，唐韓滉〈五牛圖〉也見之於《宣和畫譜》。至若唐韓幹〈牧馬圖〉無論是視為宋徽宗本人作品，或當時畫院畫家所摹，這都足以証明〈女史箴圖〉是北宋時已存在。「睿思殿」成立於北宋熙寧八年(1075)，[21]著名的〈王羲之定武蘭序〉原鐫刻石，「薛紹彭(11世紀後半)既易定武蘭亭石歸於家，政和(1111-1117)中祐陵(宋徽宗)取入禁中，龕至睿思東閣。」[22]睿思東閣做為收藏書法的場所，是可以了解的。另宋徽宗時嘗於「睿思東閣」造香。[23]

3.從徽宗到高宗　略述紹興御府書畫式鈐印例

討論高宗收藏及印記，令人想起該從「紹興御府書畫式」來考查：

> 思陵(高宗)妙悟八法，留神古雅，當干戈俶擾之際。訪求法書名畫，不遺餘力。清閒之燕，展玩摹搨不少怠。蓋睿好之篤，不憚勞費，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。後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之物，故紹興內府所藏，不減宣(和)、政(和)。[24]

以上可解釋由宣和(宋徽宗)收藏到紹興(宋高宗)收藏的傳承。又記：

> 古畫如有「宣和」，「御書」題名，並行拆下不用，別令曹勛等定驗，別行譔名，作畫目進呈取旨。[25]

如果設定此〈女史箴圖〉是從宣和收藏傳到紹興收藏，那應該祇是題籤的改變，即是只做「題名」的剔除，並不需要將宋徽宗諸印去除(同例可見下文之宋人〈人物圖〉)。之所以有這些「宣和」印的錯亂，可解釋為前後隔水上與本幅之間的宣和諸騎縫印已不見，而目前所見者為妄加。又如果〈女史箴圖〉恰在徽宗與高宗之間失去第一、二圖，那本卷上的宋高宗諸印，在位置考察之外，也應當做印章比對。宋高宗的諸收藏印，何者為真，比起「宣和」諸印，它是

---

[21]《宋史》(北京：中華，1975)，卷85，頁2099。

[22] 引李文和遺事收於王明清，《揮麈錄後錄》(四部叢刊續編本，台北：商務，1966)，卷三，頁12。

[23] 周密，《志雅堂雜鈔》(美術叢書本，台北：藝文，1975)，頁200。

[24] 周密，《齊東野語》(筆記小說大觀本，台北：新興，1977)，卷6，頁2115。

[25] 周密，《齊東野語》(筆記小說大觀本，台北：新興，1977)，卷6，頁2122-23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更令人困惑的。周密《雲煙過眼錄》曾記：

> 高宗御府手卷，畫前上自引首，縫間用『乾卦』圓印，其下用『希世藏』小方印。畫卷盡處之下，用『紹興』二字印，墨跡不用卷上合縫卦印，止用其下『希世藏』小印，其後仍用『紹興』小璽。 [26]

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有傳唐王維〈伏生授經圖卷〉，一向被認為是目前存世最近於宋高宗的「紹興御府書畫式」舊裝潢。此件前隔水綾上左邊尚存有宋高宗(趙構)小正字標題：「王維寫濟南伏生」一行，本幅與前隔水縫間首押朱文「乾卦」圓印(插圖 11-3)，幅右最下方隱約有印，但為「黃氏淮東書院圖籍」所疊鈐，已未能辯識，按理可能就是「希世藏」印？又畫本幅左下角鈐朱文「紹興」連珠(插圖 13-2-1)一印。台北故宮藏傳戴嵩〈乳牛圖〉(圖版八)也一樣的在畫幅右綾邊，有高宗小正字標題：「戴嵩乳牛圖」，縫間用「乾卦」圓印(插圖 11-4)，幅右最下方則為下方被裁缺的「希世藏」小方印(插圖 12-1)，但未見幅後下方的「紹興」連珠印。這從畫幅上最左邊的一草垛被切割，很容易知道這原是一手卷，已失去後段，且改裝成冊頁。與〈伏生授經圖卷〉上的這一方「紹興」連珠印，鈐蓋於卷尾相同位置的又見於唐韓滉〈五牛圖〉(插圖 13-2-2)。〈五牛圖〉卷尾的「紹興」連珠印與「睿思東閣」大印相鄰，卷前右下「希世藏」(插圖 12-2)三字依希可辨，但卷前右上「乾卦」圓印及題記位置，有磨擦刮去痕，所以未見「乾卦」圓印及籤題。又台北故宮藏五代南唐巨然〈蕭翼賺蘭亭〉為立軸形式，幅右上有「乾卦」(插圖 11-5)印，幅左下有「紹興」(插圖 13-2-3)。兩印均 與傳唐王維〈伏生授經圖卷〉、及下述晉王羲之〈快雪時晴帖〉同，雖未見「希世藏」印，恐是被「司印」半印疊鈐。

以印記來看，既有「徽宗七璽例」(或殘存)，又有高宗收藏印相續出現在同一件書畫上者，見台北故宮藏宋人〈人物圖〉。此畫上之宋徽宗、宋高宗收藏印，從宋徽宗之鈐印例，右上角雖不見有宋徽宗之「雙龍印」，右下但存有邊框，惜無法辨識是否即為「宣龢」之邊框。左上則存「政和」半印印內有印疊鈐(插圖 2-7)，左下角，「宣和」(插圖 5-6)、與「紹興」(插圖 13-2-4)連珠印兩印左右相鄰，此「紹興」印(插圖 13-2-4)與上述傳唐王維〈伏生授經圖卷〉的「紹興」連珠印相同。此畫之右上角又是高宗殘存「乾卦」(插圖 11-6)圓印。本幅宋徽宗、宋高宗諸印均真，顯然畫是經父子所藏。

---

[26] 周密，《雲煙過眼錄》(美術叢書本，台北：藝文，1975)，卷下，頁 110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書法之例，〈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〉則如前引周密文：「墨跡不用卷上合縫卦印」。本幅右下有「希世藏」(插圖 12-3)小方印，左下「紹興」印(插圖 13-2-5。〈快雪時晴帖〉原為卷裝，至清初康熙十八年(1679)，馮銓之子馮源濟奉獻給康熙皇帝前，始改為今日所見之冊頁。又故宮藏〈王羲之大道帖〉卷右緣有一小長方「希世藏」印(插圖 12-4)，為偽，此件書法本是偽跡。

上述諸件，基本上尚合乎《齊東野語》、《雲煙過眼錄》引文所述位置。再以所舉，「乾卦」、「希世藏」、「紹興」既是同一方印，也可以就此還原出卷(軸)裝「紹興御府書畫式」。(見圖版八)

相對的，卷前幅已不見「乾卦」印及題籤、「希世藏」小印，然而卷尾底下角卻有同上述此「紹興」連珠印者有：

南朝梁王志〈一日無申帖〉(遼寧博物館藏)，後有「紹興」(插圖 13-2-6)連珠。

唐歐陽詢〈夢奠帖〉(遼寧博物館藏)，左下有「紹興」(插圖 13-2-7)連珠印。此卷拖尾有元金城郭天錫於元初辛卯(前至元二十八年，1291 年)之題跋：「前後御府法書二小印，後有『紹興』小印。」當指此印。

唐陸柬之〈蘭亭詩〉卷後有「紹興」(插圖 13-2-8)連珠印，雖是刻本。應是同出一印。

五代楊凝式〈韭花詩帖〉(私人藏)，卷後有「紹興」(插圖 13-2-9)印連珠。此卷拖尾有元張晏大德八年題識，以為是「《宣和書譜》所載」……「紹興以厚價得之。」足以以此「紹興」連珠印相印證。

以上四卷也是「紹興御府書畫式」的殘存。

此外，「紹興」連珠印篆法為小篆，不同於如傳唐王維〈伏生授經圖卷〉之大篆印文，並且印又不與「乾卦」(或「希世藏」)一同出現。即單獨出現者，舉例如下。

宋人〈江帆山市〉(台北故宮藏)卷後下角存「紹興」印(插圖 13-3-1)。

宋米芾〈戲呈詩帖〉(台北故宮藏)幅尾「紹興」(插圖 13-3-2)。

晉王羲之〈寒切帖〉(天津市博物館藏)「紹興」連珠印(插圖 13-3-3)。

宋黃庭堅〈書寒山子龐居士詩〉(台北故宮藏)幅尾上之連珠「紹興」(插圖 13-3-8)，此印較小，卷後有元龔璛跋：「思陵好山谷書，此卷嘗入紹興甲庫」。

唐歐陽詢〈張翰帖〉(北京故宮藏)卷後下方有兩方「紹興」印：較上者之「紹興」(插圖 13-3-4)鈐印與米芾〈戲呈詩帖〉、懷素〈苦筍帖〉(插圖 13-3-2；13-3-5)近似，但「紹」字下右上之「刀」部最後一筆位置不同；又卷前後下方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各一相同之連珠「紹興」(插圖 13-2-10)，又與「五牛圖」上者不同。此卷之前後上方似是殘存「紹興」鳥蟲書半印。

以上所舉諸宋高宗「紹興」印，有一類(插圖 13-2)鈐印位置均於卷後最左下角處(〈快雪時晴帖〉左下角已有先有「褚氏」印，所以居上。)；另一類(插圖 13-3-1 至 12-3-7。插圖 13-3-8 除外)，大致鈐於卷(幅)後，唯其位置，卻未出現在卷(幅)後底下角處。若以宋米芾〈苕溪詩卷〉(北京故宮藏)上相同的「紹興」連珠印(插圖 13-3-6)來看，此印之印風與同卷之上緣騎縫印「睿思殿印」(插圖 13-3A-2)，風格上頗為一致，加上此卷後又有米友仁跋語一則：「右呈諸友等詩，先臣芾真跡，米友仁鑑定恭跋。」則此卷為真跡應無疑義。又黃庭堅〈寒山子龐居士詩〉之「紹興」印(插圖 13-3-8)與同卷之上緣騎縫印「內府書印」(插圖 13-3A-1)，也風格一致。對照「紹興御府書畫式」記「**蘇黃米芾薛紹彭蔡襄等雜詩賦書簡真蹟……用睿思東閣印、內府圖記。**」㉗與以前舉宋黃庭堅〈寒山子龐居士詩〉用「內府書印」而非「睿思東閣」印。「**米芾書雜文簡牘……用內府書印、紹興印。**」㉘此條與前舉米芾〈苕溪詩帖〉上鈐「睿思殿印」而非「內府書印」不同。兩例皆不合周密「紹興御府書畫式」所記，令人困惑。但若以今日藏大阪市立美術館之米芾〈海岱帖〉所見「紹興」連珠印(插圖 13-3-7)，㉙此印是與米芾〈苕溪詩卷〉(插圖 13-3-7)等是相同的。宋黃庭堅〈寒山子龐居士詩〉之「內府書印」就在上緣之騎縫印。這又合於周密之所記了。鈐印既然相同，原收藏印既不存在，資料所憑者均是呈現在書畫上的印拓，因此，書畫的水準風格，大致無疑，加以印文的作風，鈐蓋的相關位置，印泥色澤均可合乎時代風格，在目前的狀況下，上述諸件就可以作為採證的標準。

另外，鈐於唐徐浩〈書朱巨川告身〉(台北故宮藏)幅前上端的「紹興」(插圖 13-4-1)，以及宋薛紹彭〈雜書〉(台北故宮藏)上作本幅騎縫之「紹興」(插圖 13-4-2)的字體最為特殊。真偽尚須多加例證比對。楊凝式〈神仙起居注〉(北京故宮藏))卷末最後一行左側中央，亦有「紹興」連珠印(插圖 13-4-3)，「紹」字右上「刀」部之「撇」篆法有疊轉，與黃庭堅〈書寒山子龐居士詩〉不同。

㉗ 周密，《齊東野語》(筆記小說大觀本，台北：新興，1977)，卷 6，頁 2118。

㉘ 周密，《齊東野語》(筆記小說大觀本，台北：新興，1977)，卷 6，頁 2118。

㉙ 按：此〈海岱帖〉本為〈米芾九帖卷〉之九，為最後一幅，是以有「紹興」印。(圖版見中田勇次郎《米芾》，東京：二玄社，1982。《圖版篇》，頁 56-57。)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楊凝式〈神仙起居注〉上緣之左右有「內府書印」及「內殿秘書之印」，此「紹興」印風格與「內府書印」較接近，惟此「內府書印」不但與黃庭堅〈書寒山子龐居士詩〉之上緣騎縫印「內府書印」篆法不同，水準亦相去甚遠，是以楊凝式〈神仙起居注〉上之「紹興」印疑偽。

本〈女史箴圖〉幅上之高宗(紹興)鈐印，卷前「乾印」(三連，插圖 11-1)及卷後鳥蟲書「紹興」連珠印(插圖 13-1-1)，又後隔水上有小篆「紹興」(插圖 13-5-1)連珠印。卷後鳥蟲書「紹興」連珠印(插圖 13-1-1)也見於〈平安何如奉橘〉的前隔水黃綾(插圖 13-1-2)及〈中秋帖〉上(插圖 13-1-3)，此印一般應鈐蓋於卷幅後左下角，因為目前在下方者為項元汴諸印，這樣的條件於本卷，應是可行的。〈中秋帖〉一般既認為出於米芾或宋人，「宣和」、「紹興」諸璽被認為是後來偽加。鳥蟲篆書形的「紹興」連珠印有多種：如上海博物館藏王獻之〈鴨頭丸帖〉(前隔水上方；插圖 13-1-4)；北京故宮藏〈蘭亭八柱第一虞世南臨本〉(卷後隔水；插圖 13-1-5)；北京故宮藏盧楞伽〈六尊者像〉冊之一右，(插圖 13-6-1 下)。此三方印與〈女史箴圖〉同。另一種見於北京故宮藏〈神龍半印本蘭亭〉(卷後；插圖 13-1-6)、北京故宮藏〈蘭亭八柱第三本〉(卷後；插圖 13-1-7)、王獻之〈鴨頭丸帖〉(前隔水下方；插圖 13-1-8)。第三種見於〈平安何如奉橘帖〉(同卷後「得」字旁；插圖 13-1-9)、遼寧省博物館藏懷素〈論書帖〉(後隔水黃絹上；插圖 13-1-10)、私人藏宋徽宗〈四禽圖卷〉(第一圖騎縫；插圖 13-1-11)、盧楞伽〈六尊者像〉(冊之一左；插圖 13-6-2 下)；又王羲之〈蜀都帖〉則類似此印(插圖 13-1-12)。

再說，〈女史箴圖〉後隔水的「紹興」連珠(小篆)印(插圖 13-5-1)，也一樣的見之於王羲之〈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卷〉(插圖 13-5-2)、唐懷素〈苦筍帖〉(插圖 13-5-3)、台北故宮藏唐吳彩鸞〈唐韻〉(插圖 13-5-4)、〈宋徽宗四禽圖卷〉(第四圖騎縫；插圖 13-5-5)。北京故宮藏唐善見律〈經卷〉(卷後；插圖 13-5-6)中有「紹興」印、唐褚遂良摹〈蘭亭〉(卷後；插圖 13-5-7) 均是同一篆法而質更差，當偽。

這一批「紹興」連珠印共有兩類(插圖 13-1；13-5)，與〈快雪時晴帖〉、五代南唐巨然〈蕭翼賺蘭亭〉、唐徐浩〈書朱巨川告身〉、宋黃庭堅〈書寒山子龐居士詩〉、宋薛紹彭〈雜書〉、宋米芾〈戲呈詩帖〉諸件上的「紹興」印是不相同的，傳唐王維〈伏生授經圖卷〉的「紹興」印，雖局部模糊，尚可辨其形。清楚者如〈五牛圖〉、宋人〈人物〉上所見。因此，〈女史箴圖〉上的兩種「紹興」印，均可認為是偽印。[30]〈苦筍帖〉上出現兩「紹興」連珠印(上方者見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插圖 13-5-3)，同幅上在這麼接近的位置，實無必要重複蓋印，下方一印的位置既正確(插圖 13-3-5)，且這一印也見之〈米芾戲呈詩帖〉上(插圖 13-3-2)，時代皆近於高宗，若兩者取一，下方印正確性應高於上方者。

再回來檢視〈女史箴圖〉上「乾卦」(三連)印(插圖 11-1)，它與傳唐王維〈伏生授經圖卷〉(插圖 11-3)、戴嵩〈乳牛圖〉上的「乾卦」(插圖 11-4)印，筆畫粗細有異，三橫尺寸是稍大，那當然是偽印。上述王獻之〈中秋帖〉、王羲之平〈安何如奉橘三帖卷〉、唐懷素〈苦筍帖〉、唐吳彩鸞〈唐韻〉諸幅上所見宋徽宗之「宣和」、「政和」；高宗之「乾卦」、「紹興」，可以說是同一套印。

若再檢視唐吳彩鸞〈唐韻〉，今日所見雖已裝成冊，但最後一頁尚存「政緜」(插圖 8-2)騎縫半印，後附頁正中央則是「內府圖書之印」(插圖 6-3)，紙是宋白紙，印泥是水調硃，正是制式宋宣和卷裝的遺存。現存此冊(卷)之最前、最後一頁，上端各有一「乾卦」印(插圖 11-2)，吳其貞(1607-1677 之後)已指出：**「仙姑吳彩鸞小楷唐韻一卷，計紙二十七張，今缺七張。惟「乾」卦壘，比常見者稍大，內有誤倒印一壘**(插圖 2-5)……」[31]唐吳彩鸞〈唐韻〉冊上的徽宗真假印併見，提供了作偽印者，為了顯示書畫歷經宋宣和、紹興內府的收藏，畫蛇添足的加鈐徽宗、高宗諸偽印，反成了同一件上存有最明確假造證據的比對例子。

至於王獻之〈鴨頭丸帖〉本幅卷前一紙上亦有一「乾」卦(插圖 11-7)印。〈鴨頭丸帖〉存有宋徽宗宣和七璽，此「乾卦」三連印(插圖 11-7)鈐蓋之卷前紙部份是從它處移來，[32]此印亦不同於傳唐王維〈伏生授經圖卷〉上之「乾」卦印，反接近〈女史箴圖〉上者(插圖 11-1)。王獻之〈鴨頭丸帖〉卷前紙上之兩鳥蟲書「紹興」連珠印既偽，又可以說高宗「乾」卦、「紹興」兩印，還是出於同一套印。

類似的情況，尚有書畫兩例。前述遼寧省博物館藏懷素〈論書帖〉黃絹前後隔水上之宋徽宗「雙龍」等諸璽為真，「雙龍」印下卻有畫蛇添足之偽「政和」(插圖 2-6)(為前隔水本幅騎縫印)，及「御書」瓢印(插圖 3-4；引首印)。此二印與〈女史箴圖〉上者同。後隔水黃絹上之「紹興」(插圖 13-1-10)連珠與〈平

---

[30] 徐邦達，〈釋懷素苦筍帖〉，《古書畫過眼要錄》(長沙：湖南美術，1987)，頁 82-84。

[31] 當是末頁「政和」印。吳其貞，《書畫記》(台北：文史哲，1971)，卷 6，頁 653。

[32] 徐邦達認為宣和諸印，紹興諸印是真，但高宗之題記是從它處移來。參見徐邦達，〈晉王獻之鴨頭丸帖卷〉，《古書畫過眼要錄》(長沙：湖南美術，1987)頁 16-17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安何如奉橘帖〉同(插圖 13-1-9)。

畫卷則〈盧楞伽六尊者像〉,今存六頁。畫幅前隔水接縫上之「宣緜」印與「紹興」騎縫印上下並置(插圖 13-6-1),此兩印與〈平安何如奉橘帖〉同,均偽。另左方之「宣和」、「紹興」(插圖 13-6-2)連珠,亦同於〈平安何如奉橘帖〉。以上諸印完全為偽加。(第一、第二、第五、六頁同第一頁。第三頁左,小「紹興」連珠;第四頁左「紹興」連珠。本件南宋「內府書畫」、元「皇姊圖書」均佳。)原私人藏宋徽宗〈四禽圖卷〉(共四圖)諸宣和印鈐蓋位置也不合體制,第一圖「雙龍」(插圖 7-4);第一圖「宣緜」(插圖 4-7);第二圖「宣和」半印(插圖 5-7);第二圖「政和」(插圖 2-8);第一圖「紹興」(插圖 13-1-11),所見也均與〈女史箴圖〉同。可知〈女史箴圖〉上之「宣和」、「紹興」諸印,它和盧楞伽〈六尊者像〉、宋徽宗〈四禽圖卷〉、王羲之〈平安何如奉橘帖〉、王獻之〈鴨頭丸帖〉、唐吳彩鸞〈唐韻〉等等,同出一群作偽者。例子當不止於此,名作如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之石恪〈二祖調心圖〉二幅、私人藏之宋武宗元〈朝元仙仗〉均是。故宮藏王羲之〈七月都下二帖〉卷前下也有「紹興」連珠印(插圖 13-5-8),此印居於「王羲之」「褚遂良」兩名字之間,顯而可見,名與印是從它處移補來的條狀形紙。此帖已晚至於趙孟頫之手,[33]此「紹興」(插圖 13-5-8)也可能是外移來者,未必是原一件上。印又不知從何處來?但從字形比對,此印之不佳自不待辨。

前引「紹興御府書畫式」提到「內府裝褫分科引式」有「**粘載、拆界、裝背、染古、集文、定驗、圖記**」種種。[34]至今去「紹興」(1131-1162)已過八百年,關於這種裝潢的改變,加上後代的因素,應該是相當複雜的。[35]從存留至今的「紹興」內府藏品,如本節所述,祇能以印記為主來討論,雖未能還其全璧,但也能窺出一角。理清出傳唐王維〈伏生授經圖卷〉、戴嵩〈乳牛圖〉、米芾〈苕溪詩帖〉、黃庭堅〈寒山子龐居士詩〉等件上高宗用印的所見水準及品味一致性,都有助於真偽印記的分辨,以及用印的慣例。

---

[33] 見徐邦達,〈王羲之:七月一日、都下二帖卷〉,《古書畫偽訛考辨》(江蘇:新華,1984),頁 7-8。

[34] 周密,《齊東野語》(筆記小說大觀本,台北:新興,1977),卷 6,頁 10。

[35] 談到割裂者。見穆棣,〈紹興裝研究既其應用舉例〉,《中國書法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(杭州:西泠印社,2000),頁 190-197。又穆棣,〈歐陽詢〈夢奠帖〉中「御府法書印記考」-兼及紹興御府書畫式典型案例剖析〉,《中國文物世界》,180 期(2000),頁 18-32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4.賢志堂印與吳皇后

〈女史箴圖〉卷又一位重要的南宋宮廷擁有者是宋高宗的吳皇后(1115-1197)。她的收藏印：「賢志堂印」(插圖 14-1)。此印之所以被認為是吳皇后，根據《宋史》：「憲聖慈烈吳皇后，開封人。……后益博習書史，又善翰墨……嘗繪〈古列女圖〉，置座右為鑒，又取〈詩序〉之義，扁其堂曰『賢志』。」㊱〈古列女圖〉與張華〈女史箴〉本是一體的兩面。〈女史箴〉源於西漢末劉向(77-6BC)的《列女傳》，不僅題材相承，內容也有聯繫的。劉向以為王教由內而外，採取詩書所載，賢妃貞婦興國顯家的法則，共列傳八篇，以勸戒天子。此時，趙后姐妹(活動於西元前一世紀)嬖寵，《列女傳》就是用以為勸戒。《列女傳》成書不久，東漢梁皇后(106-150)，常以《列女傳》圖畫置於左右。以自鑑戒。㊲若此，則吳皇后收藏此〈女史箴圖〉是不唐突的。

單純的從畫幅上所見印記的先後收藏史，何以從南宋宮廷流向金朝呢？宮廷收藏的流出應該是以賞賜臣下或作為邦交禮物。吳皇后的姪兒吳琚(活動於1173-1202)也是名書法家，就曾多次出使金國。「金人嘉其信義，……言南使中唯琚言為信。」㊳這一卷是否由此管道送出做為外交的禮儀，出為金國所有？這祇是做一種背景性的猜測。

參、金章宗與本卷的問題

關於此卷之歸於金內府或章宗(1168-1208)，從〈女史箴圖〉本幅上來說，收藏印最為清楚處是鈐蓋在本幅後方的「廣仁殿」(插圖 15-1)印，及後隔水兩幅拼接上做為騎縫印的「群玉中祕」(插圖 16-1)印，還有卷後的金章宗〈書女史箴文〉。

1.金章宗的收藏與書蹟

金朝內府的書畫收藏，當然是在靖康之亂(1126)，金人攻下汴京後，直接

㊱《宋史》(北京：中華，1975)，卷 243，頁 8646-47。

㊲ 關於本段，參見吳焯，〈從張華的女史箴談女史箴圖〉，《美術研究》，1977.2（北京：中央美術學院，1977)，頁 78-80。

㊳《宋史》(北京：中華，1975)，卷 465，頁 592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得自於宋皇室為最大宗。[39]接收徽宗收藏，有更清楚的記錄：徽宗平時愛好珍寶，但有關單位並不知道存放在何處。這時，在金軍營中的內侍梁平等人為了討好金人，便指出存放的地點。金軍便向宋廷索取。於是，徽宗所收藏的珍珠、水晶、簾繡、珠翠、犀玉、古書、珍畫等珍寶，都絡繹不絕的被搬運去給金人。此外，金人又取去皇帝的白玉之寶十四枚，青玉之寶二枚(其中一枚即秦璽)，金寶九枚，銀印一枚，以及皇后、皇太子等印寶。[40]

金章宗的收藏到底有多少？明昌三年(1192)王庭筠(1151-1202)「召奉為應奉翰林文字，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，遂分入品者為五百五十卷。」[41]

今日所存於卷後的金章宗書寫的〈女史箴文〉，此中是否別有用心？金章宗時有李師兒(元妃)(活動於十二世紀末到十三世紀初)：「出身微賤而見寵，兄弟皆貴，朝臣附之以得宰相，參以立衛王謀，不久被衛王(十三世紀)賜死。」[42]以妃妾干政，這樣的個案，幾乎是晉朝〈女史箴〉的撰寫人張華(232-300)用意的翻版。晉惠帝(290-306 在位)即位以後，賈后(256-300)專政，國家亂像已顯。《晉書：張華傳》稱：「(張華)盡忠匡扶，彌縫補闕。」[43]當時已有正直的忠臣提出廢后的主張，〈女史箴〉寫作的主要目的，正是諷諫賈后。[44]

金章宗漢化及與宋室的關係是相當深遠的。

> 金章宗之母，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。故章宗凡嗜好書劄，悉效宣和，字畫尤為逼真。金國之典章文物惟明昌為盛。[45]

---

[39]「欽宗本紀」：夏四月(靖康二年，1127)庚申朔，大風吹石折木，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歸。凡法駕鹵簿，皇后以下車絡鹵簿，冠服禮器法物，大樂教坊樂器祭器，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，景靈宮供器，太清樓秘閣三館書，天下州府圖，及官吏內人內侍，技藝工匠倡優，府庫畜積，為之一空。

[40] 徐夢莘，《三朝北盟會編》，卷 79，頁 9。《宋史》(北京：中華，1975)，卷 23，頁 436。

[41]《金史》(北京：中華，1975)，卷 126，頁 2731。

[42]《金史》(北京：中華，1975)，卷 64，頁 1527-31。

[43]《晉書》(北京：中華，1975)，卷 36，頁 1072。

[44] 關於本段，同註 22，參見吳焯，〈從張華的女史箴談女史箴圖〉，《美術研究》，1977 年，第 2 期，頁 78-80。

[45] 周密，《癸辛雜識續集》(百部叢書集成本，台北：藝文，1969)，下頁 41 下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前一段姻緣固然是錯誤的，但是宋徽宗有好幾個女兒與女真皇族通婚則是事實，[46]生活中也頗和徽宗有關：

> 承安三年(時宋慶元四年；1198)春，國主幸蓬萊院，內宴內侍都知江淵與焉。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，視其篆識，多南宋、宣和物，惻然動色。
>
> 宸妃解之曰：「作者未必用，用者未必作，南帝但作以為陛下用耳。」……是冬，賞菊于東明園，主登其閣，見屏間畫宣和艮嶽。問內侍余琬，曰：「此底甚處。」琬曰：「趙家宣和帝，運東南花石築艮嶽，致亡國敗家。先帝命圖之。以為戒。」宸妃怒曰：「宣和之亡，不緣此事，乃是用童貫、梁師成耳。蓋譏琬也。」 [47]

徽宗書法傳世既多，復有題識，故容易辨識，而傳世之金章宗書蹟，就個人所見，並無款識，這難免要費一番考量了。宋徽宗〈搗練圖〉上題籤為：「天水摹張萱搗練圖」。拖尾有張紳跋語：

> 右宣和臨張萱(八世紀中葉)搗練圖，明昌以郡望題籤款之七璽，蓋亦愛之深，乃知嫫母之姿，亦有效其顰者。何邪。齊郡張紳。

根據張紳(14 世紀下半)提出「郡望」的說法，此籤之瘦金體書法出於金章宗是為人們所接受的。同樣的見之於遼寧博物館藏〈虢國夫人遊春圖〉題籤也是以「郡望」為詞：「天水摹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」。問題在於章宗學徽宗，其間的差異如何呢？作者所見分辨的說法是：「圖」字的寫法，口內小口，徽宗用「口」；章宗用「△」。驗之於上兩件確實是如此。[48]再以五代南唐趙幹〈江行初雪圖〉前隔水上的乾隆題識「趙幹江行初雪圖」，根據安儀周《墨緣彙觀錄》：「前錦黃綾隔水，有御府瓢印，金章宗墨題『趙幹江行初雪圖』。」[49]今所見

---

[46] 參見陶晉生，《女真史論》(台北：食貨，1981)，頁 93，註 2；頁 106-108，註 103。

[47] 《大金國志》(百部叢書集成本，台北：藝文，1969)，卷 19，頁 5 下。

[48] 同註 7，參見徐邦達，〈宋金內府書畫的裝潢標題藏印合考〉，《美術研究》，1981 年，第 1 期(1981)，頁 83-85。

[49] 安岐，《墨緣彙觀錄》(人人文庫本，台北：商務，1970)，卷 3，頁 128-129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乾隆之御題「圖」字，應是仿自金章宗瘦金書，是以「圖」字也作「△」。又台北故宮藏〈唐周昉蠻夷職貢圖〉有金章宗「明昌」印，其題識也做「△」。對於金章宗的題識，台北故宮藏郭忠恕〈雪霽江行圖〉圖上「雪霽江行圖郭忠恕真蹟」，也被研究者認為是出自金章宗。 [50]

2. 廣仁殿印

本幅後段有「廣仁殿」一印(插圖 15-1)。「廣仁殿」在上京，[51]金章宗時已有在此殿活動的記錄。[52]「廣仁殿」(插圖 15-1)印是否可確定為真？此印尚出現在唐吳彩鸞〈唐韻〉(插圖 15-2)及王獻之〈中秋帖〉(插圖 15-3)。值得注意的是將上述三件做一收藏印之比較。「宣和」諸印多是偽加，尤其是這三件均鈐蓋有「宣緜」連珠印，也均偽。另外「紹興」諸印也多疑偽。那是否「廣仁殿」印也是這一套假印之一？就個人所見，出現於故宮藏題名宋張擇端〈畫春山圖〉的「廣仁殿」(插圖 15-4)印，這一幅是明代的偽本，幅上的「廣仁殿」印，就相同於〈女史箴圖〉卷上所鈐蓋者，兩者均是偽印。

「廣仁殿」印之外，畫幅本身並不出現其他與金朝(或章宗)相關的收藏印。再按《金史》：「廣仁殿」為涼殿之東廡南殿，建於皇統二年(1142)，[53]年代與宋高宗吳后(1115-1197)時期是可以交會的。即使「廣仁殿」一印為真，這也令人起疑？在如此短的期間能轉換為金朝(或章宗)收藏嗎？如果「宣和」、「紹興」諸印皆偽，只有「睿思東閣」印為正確，那可解釋為北宋徽宗收藏，因「靖康之難」直接為金朝所北載而入金內府。然而，如此一來，那做為南宋高宗吳皇后收藏印，又如何解釋呢？

3. 群玉中秘印

---

[50] *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 :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elson Gallery-Atkins Museum, Kansas City, 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* (Cleveland : Published by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, in cooperation with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80), p.97.

[51]《金史》(北京：中華，1975)，卷 24，頁 550。

[52]《金史》(北京：中華，1975)，卷 12，頁 279-280。泰和七年：「詔百官及前十四人同對於廣仁殿」。

[53] 同註 36，《金史》(北京：中華，1975)，卷 24，頁 550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其次，出現在後隔水的「群玉中祕」(插圖 16-1)印，此印一向被認為是金章宗「明昌七璽」之一。「群玉中祕」一印的鈐蓋位置，目前被認為周全的出現七璽者：故宮藏五代南唐趙幹〈江行初雪〉(插圖 16-2)[54]，及波士頓藏宋徽宗〈摹張萱搗練圖〉(插圖 16-3)。這兩件無論裝裱及七璽鈐蓋的位置是一致的。比對之下，〈女史箴圖〉隔水上「群玉中祕」與這兩件上的「群玉中秘」(插圖 16-1；16-2；16-3)，基本上應該是一致的。[55]同樣地台北故宮藏唐人〈十二月朋友相聞書〉的「群玉中祕」(插圖 16-4)，「示」字旁也是「一橫」而已。比對之下，可以說：台北故宮藏五代南唐趙幹〈江行初雪〉、唐人〈十二月有朋相聞書〉及波士頓藏宋徽宗〈摹張萱搗練圖〉，明昌七璽的印是一致的。唐人〈十二月朋友相聞書〉目前雖為冊頁裝，且缺最前之一、二月及五月，就現存「御府寶繪」、「內殿珍玩」、「群玉中祕」、「明昌御覽」之鈐印位置是一致的。更相符的是「群玉中祕」騎縫印右半「群玉」上的隔水都是龜甲紋綾。

進一步令人注意的是台北故宮藏唐懷素〈自敘帖〉(插圖 16-5)及晉王羲之〈遠宦帖〉(插圖 16-6)。這兩件上的「群玉中秘」，「祕」字「示」字旁作「二橫」，又是另一方「群玉中祕」印了。

按一向被認為最標準的「明昌七璽」鈐印在南唐趙幹〈江行初雪〉及宋徽宗〈摹張萱搗練圖〉，「群玉中秘」的位置應在「後隔水」騎縫的中央，而〈女史箴圖〉上同樣地做為騎縫印卻是在上方了。這種不同於「明昌七璽」制式鈐印的情形，也出現在另外一件名蹟：台北故宮藏唐懷素〈自敘帖〉。「群玉中祕」印也是鈐蓋在「前隔水」裱綾上方。然而狀況也未必完全是如此。「群玉中祕」出現在晉王羲之〈遠宦帖〉，且是「後隔水」騎縫中央了。這該如何解釋呢？到底那一方「群玉中祕」印是正確的？事實上，再就另一方大印「明昌御覽」來比較，也出現明顯的差異。如〈遠宦帖〉上的「明昌御覽」就與南唐趙幹〈江行初雪〉等不同。簡單地說，「祕」字「示」旁，作「一橫」與「二橫」，所配

---

[54] 裝裱則故宮藏〈五代南唐趙幹江行初雪圖〉前黃綾隔水，曾為乾隆皇的所更動，然「秘府」之「左半」;「明昌」「明昌寶玩」之大部份印文是依印文原樣用朱筆畫出。

[55] 矢代幸雄教授認為兩印不同，惜論文無細節之比對。見外山軍治，《金朝史研究》(京都：同朋社，1964)，頁 671-675。如一定要說所差別，〈女史箴圖〉隔水上「群玉中祕」與這兩件上「群玉中秘」，「群」字之右的篆體，最後一撇，及「中」字的「橢圓形口」，邊框〈女史箴圖〉是圓角，其它兩件是方角。對水硃印泥需考慮及鈐蓋時之漬出，及絹絲因拉扯之移位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的各有一套。這真令人困惑，如情勢上一定要做唯一選擇，那理智上的選擇還是以完整整套出現，「示」字旁作「不」者為準。

肆、女史箴圖與女史箴書法

拋開「群玉中祕」印的真偽不一，更必須面對這個「群玉中祕」印，是否與前段〈女史箴圖〉相關聯？還是與後段的〈女史箴文〉有關？更可以考慮，由於鈐印相對位置與常見有異，它或許是完全由外來另一件不相關的書畫上所移配者？單從圖與文的收藏印記來看，除了項元汴(1529-1590)在書幅前隔水的騎縫印外，畫幅與書幅兩邊的收藏人幾乎無相重複者。〈女史箴文〉上，只有「張鏐」(圖版六；參考插圖 19)(約 17 世紀)、「大明安國鑑定真蹟」(圖版六；參考插圖 20-2)、「大明錫山桂坡安國民太氏書畫印」(圖版七；參考插圖 20-1)。以項元汴之喜愛鈐蓋收藏印，竟然畫幅與書幅如此不平均。相對地，安國(1481-1534)的收藏印，也沒有在〈女史箴圖〉上出現，〈女史箴圖〉上眾多的明末清初收藏者，也沒有在後段的〈女史箴文〉上重複出現。這也間接可以說明這前後圖與文是分開的。

今日所見的〈女史箴圖〉是歷經改裝而次序上有所變動，[56] 惟其中金章宗書〈女史箴文〉是梁清標(1620-1691)所加上，成為今日的後段。曾是本卷的收藏者清安岐(1683-1744)所著《墨緣彙觀錄》(成書 1743)記：

> 圖經真定梁蒼巖相國(清標)所藏……後有瘦金書，自『歡不可以瀆，寵不可以專』起，箴書一段，絹本十一行，字大寸許，必相國增入者。」[57]

另外，往上追溯，著錄上所見的〈女史箴圖〉從未見提到本卷附有金章宗書寫的〈女史箴〉文。

〈女史箴圖〉卷歷代的著錄並不豐富，米芾《畫史》，既早於金章宗，《宣和畫譜》雖只記畫目，也早於金章宗。董其昌(1555-1636)於項元汴家觀看〈女史箴圖〉(約萬曆十年，1582)，祇說：「昔年見晉人畫〈女史箴〉，云是虎頭筆。…

---

[56] 古原宏伸，〈女史箴圖(下)〉，《國華》，第 76 篇，12 冊(1965)，頁 13-14。引明清之著錄與目前所見之次序不同。

[57] 安岐，《墨緣彙觀錄》(人人文庫本，台北：商務，1970)，卷 3，頁 123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…」[58] 董其昌將畫上諸段「女史箴文」刻入《戲鴻堂帖》，未見有後段金章宗書女史箴文。明陳繼儒(1558-1639)《妮古錄》:「〈女史箴〉余見於吳門，向來謂是顧愷之，其實為宋初本，箴乃高宗書，非獻之也。」[59]至張丑(1577-1643)《清河書畫舫》(序 1616)已記有「顧愷之畫」四字款。[60]吳其貞於乙未(1655)四月六日舟過丹陽觀於張範我家，觀看〈女史箴圖〉，也未記載此卷有此未後段之瘦金書〈女史箴文〉。[61]朱彝尊(1629-1709)《曝書亭書畫跋》僅記:「康熙壬子(1672)春，觀〈女史箴〉于江都汪氏。」[62]卞永譽(1645-1712)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(序 1682)本是抄錄而來，也只記畫卷本幅，而未及於後段有另一段書寫的文字。[63]對於後段箴文的書寫者，向來也認為是宋徽宗所書寫。當圖文合一以後，晚於梁清標的吳升《大觀錄》(序 1713)，記〈女史箴〉:「宋祐陵(徽宗)復摘箴中語，書於絹上，計十一行。……」[64]其後如《石渠寶笈初編》:「後幅素箋本(誤記，是絹本)、宋徽宗楷書〈女史箴〉一則。計十一行七十六字。」[65]清胡敬(1769-1845)的《西清劄記》也是照錄而已。[66]指出是金章宗書〈女史箴文〉，已是二十世紀日本矢代幸雄與外山軍治兩教授了。[67]

安岐所說梁清標之增入「瘦金書」(金章宗書女史箴文)一段，從現存原件所見，中隔水綾上有「張鏐」(圖版五)(古篆朱文)、「黃美曾觀」(圖版五)兩印；〈金章宗書女史箴〉本卷上既有「張鏐」(小篆白文)印(圖版六；插圖 19)，也不禁讓人想起，這位梁清標聘請的揚州名裱畫師，又精於鑑定宋畫的古董商，應該就是將〈金章宗書女史箴文〉售與梁清標，並將書畫合成一卷的操刀者。[68]

---

[58] 董其昌，《容臺別集》(明代藝術家叢刊本，台北：中央圖書館，1968)，卷 4，頁 1954。

[59] 陳繼儒，《妮古錄》(美術叢書本，台北：藝文，1975)，卷 4，頁 286。

[60] 張丑《清河書畫舫》(台北：學海，1975)，子集，頁 35 下-36 上。

[61] 吳其貞，《書畫記》(台北：文史哲，1971)，頁 355。

[62] 朱彝尊，《曝書亭書畫跋》(美術叢書本，台北：藝文，1975)，頁 166。

[63] 卞永譽，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(台北：正中，1958)，第三冊，頁 349。

[64] 吳升，《大觀錄》(台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1970)，卷 11，頁 1、1309。

[65]《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》(台北：故宮，1971)，頁 1047。

[66] 胡敬，《西清劄記》，《胡氏書畫考三種》(台北：漢華，1971)，卷 3，頁 22。

[67] 見《書道全集・宋Ⅱ》(台北：大陸，1980)，頁 159-160。

[68] 關於「張鏐」資料，參見吳其貞，《書畫記》(台北：文史哲，1971)，卷 5，頁 607；又卷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話說回來，我們能盡信安儀周所說嗎？畫幅與書幅之結成一卷是在梁清標收藏時所整合？這一段的前騎縫印最上為清乾隆帝的「內府珍藏」；下方依序是項墨林(1525-1590)的「墨林子」(圖版五)、「墨林山人」(圖版五)、「子孫世昌」(圖版五)；後隔水才是梁氏「冶溪漁隱」(圖版七)。書幅前隔水之項墨林三騎縫印早於梁清標，要如何解釋呢？難道以安氏之精鑑，又是本卷的收藏者，竟然無視於此三印之存在？此三印如「墨林子」印文模糊，「墨林山人」雖有略差別，且均重鈐，確有蹊蹺，也可以說明是畫幅、書幅，原是兩件。又是張鏐裝裱時的拼接一項証明。即使是安氏一時疏失，但此〈女史箴圖〉與金章宗書〈女史箴文〉在項氏(1529-1590)之前，也應該是分開的。

與項元汴同一年代，值得注意的是文嘉(1501-1583)於嘉靖乙丑(1565)參與查抄嚴嵩(1480-1565)收藏書畫，成《鈐山堂書畫記》一篇(1568 記)，內「法書」「宋」有徽宗〈書女史箴〉(下注「絹本瘦筋書」)[69]；「名畫」「晉」有晉人〈畫張茂先(華)女史箴圖〉[70]，顯然書法與畫是分開的。進而再查更詳細的《天水冰山錄》，「宋徽宗」下有「〈女史箴〉等帖兩軸」。[71]古人軸卷常不分，如此卷之旁記「懷素自敘等兩軸」，懷素〈自敘〉今日稱卷，不可能是軸。這或許查抄地點不一，而有此差異。也說明宋徽宗(金章宗)書寫〈女史箴文〉或許是全文，今日所見也祇是最後一部份了。

檢視今日的原件，金章宗〈書女史箴〉並非完全的一片絹，足以更說明書幅和畫幅原來是不相干的兩幅。書幅原件並不是完整的一片絹，它是由十三直長條幅拼成。再看第二行的第一字「可」、第三行的第二字「極」、第四行的第三字「有」、第五行的第四字「以」、第六行的第五字「子」、第七行的第七字「之」；第十行的第一字「所」、第六字「自」；第十一行的第二字「顯」、第六字「史」；第十二行的第三字「告」，下面均有橫切的痕跡。這說明了什麼呢？

5，頁 591-592 記：「趙松雪寫生水草鴛鴦圖。此圖觀於揚州張黃美裱室。黃美善於裱褙，幼為王公通判裝潢。目力日隆，近日遊藝都門，得遇大司農梁公見愛，便為佳士。時戊申季冬六日。」卷 6，頁 683-689，吳氏記乙卯(1675)七月廿八日觀宋元畫於揚州張家。另與梁清標之關係，見陳耀林，〈梁清標叢談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，1988 年，第 3 期，頁 56-67。

[69] 文嘉，《鈐山堂書畫記》(美術叢書本，台北：藝文，1975)，頁 43。

[70] 同上註，頁 48。

[71]《天水冰山錄》(叢書集成新編本，台北：新文豐，1985)，頁 481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改裝時，書幅為了配合畫幅，原來每行應該是八(九)字，改成是每行七字(最後一行八字)。也就是說，原來書幅的高度大於畫幅，如果金章宗書寫的〈女史箴文〉是為前面的〈女史箴畫卷〉所寫，那選用的絹，高度就是應該是一致的，也就用不著有此切割了。切割時為了避免損毀掉字的痕跡，如第三行「致」字的最後一捺、第四行「美」字的最後一捺、第五行「翩」字戶旁的一撇、第六行「子」字的一橫、第十二行「敢」字的最後一捺，都留下避開的尖形拐角痕跡。這就像是拓自大石碑的大拓本，裝潢成小冊時，用的是「蓑衣裱」的方法。就中「自、史」兩字之割切則是為了調整字距，第七行不在「此」而是「之」字，亦同此理。其切割痕與復原請見說明「圖版九、十」。另外，我認為也有一種可能，那是行與行之間隔，遠比今日所見寬闊，行與行的間隔處上面原鈐有嚴嵩的收藏印，這個奸臣的印章是收藏者所忌諱，不用挖補，而是整行裁棄，再拼回，也就是行間橫寬縮短了。

伍、宋元明的民間收藏

從《鈐山堂書畫記》與《天水冰山錄》的記錄，嚴嵩曾經收藏〈女史箴圖〉，當時「書、畫」是分開的。果如是，那金章宗(1169-1208。1189 起在位)有否收藏〈女史箴圖〉固然無法從「廣仁殿」印來證明，那「群玉中祕」印鈐蓋的後隔水裱綾，從別處移配來也不無可能。

這卷〈女史箴圖〉曾為賈似道(1213-1275)所收藏，見之本幅者為「悅生」瓢印(圖版三)，後隔水裱綾鈐蓋了「長」(圖版四)、「秋壑圖書」(圖版四)。這三方印與著名的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黃庭堅〈松風閣詩〉及〈宋四家真蹟〉鈐印都是一致的。金章宗與賈似道的活動年代差距，允許此件由北地來南。如前述著名的唐懷素〈自敘帖〉就是「群玉中祕」印與「秋壑圖書」印接連出現於前隔水。即使肯定〈女史箴圖〉後隔水上的北宋「內府圖書之印」及金章宗「群玉中祕」之印為真，它的裝潢是否與〈女史箴圖〉或〈女史箴文〉，或是與宋徽宗或金章宗直接的裝潢關連？這一片後隔水，安儀周認為是「宋綾」[72]安氏又提到〈自敘帖〉上的前隔水是「描金鸞鵲宋綾隔水」，[73]儘管這〈女史箴圖〉與〈自敘帖〉上的「群玉中祕」印是有所差別，但說來鈐蓋的位置是違反常態

[72] 安岐，《墨緣彙觀錄》(人人文庫本，台北：商務，1970)，卷 3，頁 123。

[73] 安岐，《墨緣彙觀錄》(人人文庫本，台北：商務，1970)，卷 3，頁 12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的，再說，本圖卷後和後隔水的騎縫印，已經晚至「項元汴」了。以上諸現象說說明了本卷「女史箴圖」與「文」，原是兩件，其後屢經更改裝裱，也就令人起疑問，本件後隔水綾是從它處移配來。

接著，單從目前裝裱上騎縫印最早的印記探查，前隔水與本幅上的「三槐之裔」(圖版一)與「思無邪堂」(圖版一)印應該是最早的，其次為項元汴諸印。「三槐之裔」是元代名道士王壽衍(1273-1353)。此印見台北故宮藏元李士行〈江鄉秋晚〉拖尾。明代王鏊(1450-1524)也有此印，若此印確為王鏊所有，則時間已延至十五、十六世紀之際。「思無邪堂」印，此印之擁有者為何人？一時無法考定。「三百篇，一言以蔽之，『思無邪』也」。宋高宗吳皇后既是引《毛詩》序以為「賢志堂」，則「思無邪堂」印也歸為吳皇后收藏印，並不唐突，但這不是絕對的直接證據。

再回到何以如此短期間能從南宋轉換為金朝(或章宗)收藏問題。如果「宣和」、「紹興」諸印皆偽，只有「睿思東閣」為正確。那可解釋為北宋徽宗收藏，因靖康之難直接入為金朝所北載而入金內府。然而，如此一來，那做為南宋高宗吳皇后收藏印的「賢志堂印」(插圖 14-1)，又如何解釋呢？主張「賢志堂印」為吳皇后者是明代豐坊(1492-1563?)。他為華夏(約 1465-1566)作〈真賞齋賦〉(嘉靖廿八年；1549)有：「握如脂之古印」一句，下註：「又一印曰『三槐之裔』……朱文。高宗吳后二印，「賢志堂印」白文螭紐，「賢志主人」……」。[74]此印既尚存於明代華夏之收藏，則〈女史箴圖〉上之「三槐之裔」、「賢志堂印」是否出於明代華夏時所鈐蓋？〈平安何如奉橘三帖〉上後隔水有「真賞齋印」(白文方印)，又有「賢志主人」及「三槐之裔」印。〈唐顏真卿祭姪文稿〉後隔水上也有「真賞齋」印(朱文長方)，也有「賢志堂印」，惟此「賢志堂印」位置在左下角，因此，時代應在上方諸印之前。且此卷同隔水右下及左上騎縫，又另有宋高宗貴妃劉娘子印「瑞文圖書」。說明此唐顏真卿〈祭姪文稿〉卷為南宋內府所藏。反觀〈平安何如奉橘三帖〉之「真賞齋印」(白文方印)鈐於後隔水與拖尾之騎縫，顯然曾經華夏之裝裱，則其上「賢志主人」及「三槐之裔」，有可能出於華夏之鈐蓋。惟〈女史箴圖〉未見華夏之收藏印，只能提醒十六世紀之間，「賢志堂印」、「三槐之裔」兩原印尚存於世，並做此猜測了。這也可以做為宋、金之間收藏的問題，另一種思考的方向。

---

[74]《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》(台北：故宮，1971)，頁 611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另外，「花押」印(圖版四)(如「雍」字之行草寫法)一方，亦見於〈平安何如奉橘帖〉上。目前未見有學者指出是何人所有？[75]又見本幅卷前有帕思巴文「阿里」(圖版一)（阿里活動於十三世紀後期)一印。[76]此處也不得不說，〈女史箴圖〉與〈平安何如奉橘〉、〈中秋帖〉、〈吳彩鸞唐韻〉，從收藏印所見，實在太多重複性了。[77]這幾件本幅上的「宣和」、「紹興」印，幾乎全偽，但到元朝後，收藏印就不是問題了。此四件在元代，都歸於「阿里」的收藏。元代又曾有一位「陳憲副」收藏過〈女史箴圖〉，祇是此圖是否今日所見的〈女史箴圖〉？[78]〈女史箴圖〉入明代，早期為誰所藏，並不知曉，後入嚴嵩之手。項元汴之外，如顧正誼(？-1597 之後)曾收藏本卷，但幅上並無其印記。[79]餘就收藏印所見，如「張準」(圖版一、三之「準印」)是否即前引吳其貞於「乙未(1655)四月六日舟過丹陽於張範我家，觀看〈女史箴圖〉」之「張範我」。[80]張範我字

---

[75] 案此畫押印亦見於〈平安何如奉橘三帖〉後方諸題記上，其位置亦在中央。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日大英博物館女史箴圖討論會中，北京故宮楊新先生猜測其印之位置既在中央重要處，可否釋為「完顏雍」，是以「群玉中秘」印避開其正常位置。余輝先生則向作者表示可釋為「雍記」兩字連書之畫押。

[76] 照那斯圖，〈元代法書鑑賞家回回人阿里的圖書印〉，《文物》，1998 年，第 9 期，頁 87-90。

[77]〈女史箴圖〉：(乾(三連)印。廣仁殿。阿里。思無邪堂。元押。三槐之裔。)〈平安何如奉橘〉：(乾(三連)印。阿里。思無邪堂。元押。三槐之裔。賢志主人。)王獻之〈中秋帖〉：(廣仁殿。阿里。弘文之印。賢志主人。)吳彩鸞〈唐韻〉：(乾(三連)印。廣仁殿。阿里。賢志堂印。賢志主人。)

[78] 見同恕(1254-1331)，《榘庵集》(四庫全書本，台北：商務，1983)，卷 15，頁 2 下。

[79] 見今藏東京國立博物館之李氏〈瀟湘臥遊圖〉前隔水董其昌跋語：「海上顧中舍(正誼)所藏名卷有四，謂：顧愷之〈女史箴〉、李伯時〈蜀江圖〉、〈九歌圖〉及此〈瀟湘圖〉耳。〈女史〉在檇李項家，〈九歌〉在余家，〈瀟湘〉在陳子有參政家，〈蜀江〉在信陽王思廷將軍家，皆奇蹤也。董其昌觀題。」按：張應元《清秘藏》卷下記：「隆慶四年(1570)之三月，吳中四大姓作清玩之會……」有顧愷之〈女史箴〉之出現。不知所指是否即此。(美術叢書本，台北：藝文，1975)，頁 247。

[80]《石渠寶笈》著錄此印釋為「張斌」，後來如古原宏伸、Chares Mason 均從此釋名，當誤。又將「張鏐」釋為「張羽鈞」。均誤。見古原宏伸，〈女史圖箴卷(上)(下)〉，《國華》第 76 編，11、12 冊(1965)。Chares Mason, “The British Museum Admonitions Scroll: A Cultural Biography,” *Orientation*, vol. 32 (2001), pp. 30-34.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伯駿(1614-？)，若以「我為準範」，「張準」可能就是「張範我」，即張捷(死於順治二年。1645)之子。[81]故宮博物院藏《元人舊蹟》，冊中第九開張雨書〈上閒止徵君七言律詩〉，幅上有「張準」圓方連珠印，及「張準之印」、「平我」連鈐兩方印[82]，難道「平我」與「範我」為同一人，否則「張準」當非「張範我」。另又有崑山「張準」，曾任建安知縣，不知是否同一人。[83]「張則之」(圖版一)(孝思；活動於萬曆崇禎間。1573-1643)印，張則之(丹徒人)與張範我(丹陽人)均是同時人物。「陸經筵」一時無法查證生平。名「賓臣」者，不只一人，「賓臣」(圖版四)與「笠在辛」(重光；1623-1692)兩印上下聯鈐大小相同(見前隔水)，是否同一人亦待考。[84]又有高士奇(1645-1703)、梁清標、安岐諸人印(均見圖版四)，最後入清宮為乾隆皇帝所收藏。英法聯軍之役流出清宮，後轉入大英博物館，這是頗多人知道的。至於後段金章宗書法的收藏者，為明朝安國、清朝張鏐，已如前述。

陸、『卷字柒拾號』騎縫半字題記

〈女史箴圖〉前黃裱綾存有騎縫半字題記：「卷字柒拾號」(插圖 17-1)。(左半存於畫幅，右半存於登記冊上存檔，俾便查對。) 這代表何意義呢？所見前人對此相同騎縫半字題記略有解釋者惟吳其貞：「〈張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〉，畫前面隔首上有宋徽宗合(騎)縫眷字四十八號。」(此「眷」字當是「卷」，吳氏誤認或誤抄。)[85]此卷是否現藏於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者？但目前「大阪」

---

[81] 參見張光賓，〈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以外的問題〉，《元朝書畫史研究論集》(台北：故宮，1979)，頁 431；32。張範我之生年見賀復徵〈雲社約〉收入《文章辨體彙選》(四庫全書本，台北：商務，1983)，卷 51，頁 15。

[82] 圖版見《故宮歷代法書全集》(台北：故宮，1978)，第 16 冊，頁 142-143。

[83] 《明史》(北京：中華，1975)，頁 7194。如為永樂朝(1403-1424)人，則為明初之收藏人。

[84] 如王國寶字賓臣為崇禎戊辰(1628)進士，見《河南通志》，卷 57，頁 110；又如胡賓臣為萬歷二十六年(1598)顧起元榜之進士，見《湖廣通志》，卷 32，頁 48；唐賓臣為康熙時(1662-1722)人，見《江西通志》，卷 102，頁 64。以上諸書收入四庫全書本(台北：商務，1983)

[85] 吳其貞，《書畫記》(台北：文史哲，1971)頁 111-112。按：此「眷」字當是「卷」，吳氏誤認或誤抄。卷、眷同音，作半字時，『卩』與『目』也容易混淆不清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此件前隔水已見不到此「半字」題記了。[86] 吳其貞主張是「宋徽宗合縫」題記，然未加以說明。就此「半字合縫題記」又見於南宋畫風的台北私人藏宋謝元〈折枝碧桃圖卷〉之「卷字陸拾柒號」(插圖 17-2)[87]。又傳唐王維〈伏生授經圖卷〉有「卷字壹號」(插圖 17-3)。又五代阮郜〈閻苑女仙圖〉之「卷字拾玖號」(插圖 17-4)[88]。宋高宗〈書洛神賦〉之「卷字柒拾伍號」(插圖 17-5)[89]。宋人〈溪風圖〉之「卷字參號」。(插圖 17-6)[90] 元鮮于樞書〈行書秋興詩冊〉之「字伍拾號」[91]。既出現於宋高宗、謝元及鮮于樞之書畫上，明顯的應該不是「宋徽宗合縫」題字。此外，原蹟及圖版未目見，都見於《石渠寶笈初編》記錄，尚有宋趙昌筆〈蛺蝶圖卷〉(現藏北京故宮)，之「卷字拾號」。[92] 又北京故宮藏明郁逢慶《書畫題跋記》記宋徽宗〈雪江歸棹圖〉「卷字陸號」[93]。〈女史箴圖〉(插圖 17-1)與宋謝元〈折枝碧桃圖卷〉(插圖 17-2)、傳唐王維〈伏生授經圖卷〉(插圖 17-3)、五代〈阮郜女仙圖〉(插圖 17-4)宋高宗〈書洛神賦〉(插圖 17-5)、元鮮于樞〈行書秋興詩冊〉(鮮于樞之「號」字左旁)，這六件的騎縫「半字題記」的書寫風格是完全一致的。宋人〈溪風圖〉(插圖 17-6)則書字之筆劃稍粗，但結體與用筆並無都大差距，書寫格局也相同。

---

[86] 按安岐所記：「世傳有二本」。見安岐，《墨緣彙觀錄》(人人文庫本，台北：商務，1970)，卷 4，頁 241。

[87]《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》(台北：故宮，1971)，頁 620。(四庫本卷十六，頁三)

[88]《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》(台北：故宮，1971)，頁 957。(四庫本卷三十二，頁二十一)(圖版見故宮博物院藏畫編輯委員會，《中國歷代繪畫》第一冊，頁 80。北京：人民美術，1978。)本書釋「卷」為「發」，又曾收藏此畫之高士奇，於其《江村消夏錄]則記為「養字拾玖號」，均形似之誤讀。

[89]《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》(台北：故宮，1971)，頁 882。(四庫本，卷 29，頁 28)

[90] 原件目見於 2003 年 10 月 Christie's 於台北之拍賣展覽。圖版見 Christie's 拍賣目錄，*Fine Classical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* (Hong Kong: Christie's, Oct 26, 2003), p. 143. 此卷著錄於《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》(台北：故宮，1971)，頁 1045。梁清標題籤：燕文貴溪風圖。

[91] 圖版見王連起主編，《元代書法》(上海：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；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01)，頁 19。

[92] 同註 46，《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》(台北：故宮，1971)，頁 959。

[93] 郁逢慶，《書畫題跋記》(台北：中央圖書館，1970)，卷 8，頁 1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這一個半字「？字？號」的編定年代，時代上限的訂定，粗淺的說，這幾件的時代既是元、南宋或更早。那從宋高宗內府所藏追查，編號的方式，最常見的是「千文編號」。周密《齊東野語》卷六「紹興御府書畫式」：

> 應搜訪到名畫，先降付魏茂實定驗，打千文字號，及定驗印記進呈訖，降莊宗古分手裝褙。 ㉞

又周密《雲煙過眼錄》錄「宋秘書省所藏」條：

> 乙亥(1275)春……書畫別有朱漆巨匣五十餘，皆今法書名畫也。是日僅閱『秋收冬藏』，內畫皆以鸞鵲綾象軸為飾，有御題者，則加以金花綾，每書表裏皆有尚書省印，……。 ㉟

所藏書畫既是「秋收冬藏」編號，如此則可證明「千文編號」之存在。這段記載又提到的「通閱一百六十餘卷，絕品不滿十焉。」書畫目「秋收冬藏」四字號，就有一百六十餘卷，則知每一字下又有分出若干號。然而，可以確定的是「卷」字並不在〈千字文〉內。因此這個「卷字半字」合縫題字編號，又可以肯定不是南宋內府所藏編號。

另宋謝元〈折枝碧桃圖卷〉畫之後又有「溫字柒號」(全字)，這又該如何解釋呢？按北京故宮藏唐盧楞迦筆〈六尊者〉圖冊，第一開右下有「〇字壹號」，字體是相同的。又《石渠寶笈初編》畫禪室有〈唐宋元名畫大觀冊〉第七幅巨然筆〈江山晚興〉，左下方有「溫字貳拾伍號」，㊱上述前二件所見，這字號並非「半字」，且字上鈐有「禮部評驗書畫關防」，並有「司印」半印出現。巨然筆〈山水畫〉未見記有「禮部評驗書畫關防」，卻有「都省書畫之印」之半印，(另下有半印不可識)，若以習慣論，則此「全字號」當是明內府收藏字號較為妥當。

元內府收藏超越千件，有所編號也是可以理解的。《祕書監志》至正二年(1354)五月條：

㉞ 同註17，周密，《齊東野語》(筆記小說大觀本，台北：新興，1977)，卷6，頁2122。

㉟ 周密，《雲煙過眼錄》(百部叢書集成本，台北：藝文，1969)，卷下，頁28。

㊱ 同註46，《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》(台北：故宮，1971)，頁1224。案：古原宏伸教授已指出上述諸件之字號，認為是明內府整理編號，惟未做詳細解說。見古原宏伸，〈王維及其傳稱作品〉，《文人畫粹編：王維》(東京：中央公論社，1985)，頁145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本監所藏，具係金宋流傳及四方購納，古籍名畫不為少矣。專以祇備御覽也。然至元迄今，庫無定所，題目簡秩，寧無紊亂，若不預將經史子集，及歷代圖畫，隨時分科，品類成號……置簿繕寫……庶乎供奉有倫。……。 [97]

「品類成號」用千字文是順理成章的，然而，我們檢視目前尚存且曾經元內府藏的名蹟，如唐閻立本歷代〈帝王圖卷〉、唐吳彩鸞〈龍鱗楷韻〉、唐孫過庭〈書譜〉、黃山谷〈書贈張大同卷〉、黃山谷〈書廉頗藺相如傳〉、顧愷之〈洛神賦〉、〈宋諸帝御容〉等等，[98]可能是歷經裝潢更動，今日也就無法看到「品類成號」的留存。

「女史箴、伏生、折枝碧桃、閻苑女仙、洛神賦、溪風圖」六件既然同一「卷字」號，且其中字跡五件跡統一，是否可視為金或元內府藏品字號？金章宗之所藏為「五百五十卷」，不知如何編號。但以謝元之時代(與馬遠同時或稍後。)恐未必能入金章宗之收藏。巧合的是八件俱為「卷」字號，說八件裝裱具為「卷」，則以「卷」為品類分號，即以裝潢區分，如此，作為金、元代宮廷之收藏編號，是否可以？目前所見，並無字號可見足供比對。顯然，除了五代阮郜〈閻苑女仙圖〉，梁清標曾是八件的收的收藏者，[99]然而，梁氏的收藏今日猶多可見，卻無人提起他有如此編號。

筆者的猜測，還是朝某一共同事件的編號。賈似道被籍沒，有「台州市房務抵擋庫印」。[100]元內府的編號雖不明，從這七件都是元朝或以前的作品，也有學者指出它的可能性。[101]元大長公主(約 1283-1331)個人收藏似不必如此大費周章，做此「半字編號」。明朝如項元汴之收藏「千字文」編號，今日也頗多遺存，也不做此半字者。明代禮部評驗書畫關防，已有千文字號相伴出現。因此，還是從明代查抄案思考。明初大案有胡惟庸(？-1380)及藍玉(？-1393)案

---

[97] 王士點、商企翁，《秘書監志》(學術叢編本，台北：藝文，1971)，卷 6，頁 8。

[98] 王惲，《書畫目錄》(美術叢書本，台北：藝文，1975)，頁 23-39。

[99] 就出版圖錄所見，及《大觀錄》、《石渠寶笈》諸書之記載，五代阮郜〈閻苑女仙圖〉均無梁清標之收藏印。

[100] 原件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黃庭堅〈書松風閣詩〉。

[101] 見傅申，《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》(台北：故宮，1981)，頁 82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兩件。因此,「司印半印」之用途，近有主張是查抄胡惟庸之書畫收藏者。⑨遺憾的是今日極少知道胡氏之收藏，所見惟故宮藏唐人〈明皇幸蜀圖〉，上有「濠梁胡氏」及「相府圖書」兩印，惟此幅未見「司印」半印，難以比對。今日尚多鈐有「司印半印」之名書畫，何以未見這「濠梁胡氏」及「相府圖書」兩印隨同出現呢？此外，最為人所熟悉的是嚴嵩案。沈德符(1578-1642)《萬曆野獲編》「籍沒古玩」:

> 嚴氏被籍沒時,其他玩好不經見,惟書畫之屬,入內府者,穆廟(1567-1572在位)初年，初以充武官歲祿，每卷軸作價不盈數緡，即唐宋名蹟亦然。於是成國朱氏兄弟，以善價得之，而長君希忠尤多，上有寶善堂印記者是也。後朱病亟，漸以餉江陵相，因得進封定襄王，未幾張敗，又遭籍沒入官。不數年，為掌庫宦官盜出售之，一時好事者，如韓敬堂太史、
>
> 項太學墨林輩爭購之，所蓄皆精絕，其時值尚廉，迨至今日，不啻什佰之矣。其曾入嚴氏者，有袁州府經歷司半印，入張氏者，有荊州府經歷司半印。蓋當時用以籍記掛號者。今卷軸中，有兩府半印，並鈐於首幅，蓋二十年間，再受填宮之罰，終於流落人間。每從豪家展玩，輒為低迴掩卷焉，但此後黠者，偽作半印，以欺耳食之徒，皆出蘇人與徽人伎倆，贋跡百出，又不可問矣。　⑩

「籍記掛號」者。可以說明書畫上載有「數字」。至於目前，筆者並未見有「袁州府經歷司印」及「荊州府經歷司印」之原件半印。著錄所見,《石渠寶笈》初編〈唐閻立本畫蕭翼賺蘭亭圖〉一卷，前隔水有「經歷司印」⑪；〈宋元寶翰〉一冊第七幅八幅〈黃庭堅草書賀蘭銛詩帖〉前幅有「經歷司一印存其半」⑫；又《秘殿珠林》初編吳道子〈栴檀神〉一卷，文震亨跋也提及此卷有「經歷司

---

⑨ 丁義元,〈典禮紀察司印考〉,《故宮文物月刊》,214期(2001)，頁64-78。

⑩ 沈德符,《萬曆野獲編》(筆記小說大觀本，台北：新興，1976)，卷8，頁211。王世貞《觚不觚錄》亦記「分宜(嚴嵩)敗，什九入天府，後復佚出，大半入朱忠僖家。朱好之，甚豪奪巧取，所蓄之富，幾與分宜埒。後歿而其最精者，十二歸江陵……。」(四庫全書本，台北：商務，1983)，頁28。此條應早於沈德符之記載。

⑪《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》(台北：故宮，1971)，頁544。

⑫《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》(台北：故宮，1971)，頁465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印」⑨。清王恩壽《眼福編》於王摩詰〈江干雪霽圖卷〉跋：「嚴氏籍沒，錦衣衛經歷以印鈐其字畫之首，人嫌為不祥之物，輒割去之。是卷之首僅留印邊，而去其文，明制錦衣衛六品方印。此必衛印無疑，既是衛印，此卷亦為雪溪圖。」⑩此畫雖未能得見，割裂的實例仍可見於五代南唐趙幹〈江行初雪圖〉。張丑記此畫：「嘉靖間歸分宜權相家(嚴嵩)，引首關防具存……」⑪今日原件不但未見此「引首關防」，原金章宗墨題的前隔水錦文黃綾為也為乾隆帝所更易。⑫這個「關防」顯然應該就是「袁州府經歷司印」半印吧！這也說出了目前難見的原因。又可能如「典禮紀察司印」，在書畫上祇存「司印」兩字，即便見到，也往往聯想是明初「司印半印」，而不是此「袁(荊)州府經歷司印」半印。從今日名蹟上的「司印」考察，「司印」出現之尺寸，縱高在六・六至六・八公分之間，這是絹本裝裱時襯托張拉之差異。若傳為宋法常〈寫生卷〉有「司印」(插圖18)半印，縱則祇有六・一公分，「印」字下方「卩」篆法亦不同，且印見於卷首，⑬如此不一，雖然《天水冰山錄》並未記載宋法常〈寫生卷〉為嚴嵩所曾收藏，但也難免使人聯想到此「司印」半印，非止於單一官署印：「典禮紀察司印」的可能。

上引文也說出原來嚴嵩收藏的〈女史箴圖〉，籍沒入官後，許多作品成為項元汴收藏的可能來歷，但此卷應是由顧正誼再入項元汴之手。《天水冰山錄》記嚴嵩之被籍沒者，「古今名書畫手卷冊頁共三二〇一軸卷冊」，⑭且其查抄書畫按「卷軸冊」分類。此七卷中〈女史箴圖〉及傳唐王維〈伏生授經圖卷〉兩件曾為嚴嵩收藏。⑮但《天水冰山錄》也未必全都記錄了嚴嵩的收藏，如上述之

---

⑧《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》(台北：故宮，1971)，頁 105。

⑨ 王恩壽，《眼福編初集》(台北：文史哲，1971)，卷 7，頁 18 上。

⑩ 張丑，《清河書畫舫》(台北：學海，1975)，頁 60 上下。

⑪ 按：安岐所記猶是金章宗墨書。見同註 35，頁 128-129。

⑫ 按：此印之尺寸及前述司印半印之尺寸，均引自故宮書畫處檔案之資料。又據《明會典》(文淵閣四庫全書本)，卷 78，「印信制度」條，頁 13：「各府經歷司……俱正八從八品，銅印方二寸，厚二分五釐。」合計今日約為六・四公分，與此畫上之「司印」半印又略有差距，存此以質 0 之高明。古尺寸之換算，見：矩齋，〈古尺考〉，《文物參考資料》，1957 年，第 3 期，頁 25-28。

⑬《天水冰山錄》(叢書集成新編本，台北：新文豐，1985)，頁 501。

⑭《天水冰山錄》(叢書集成新編本，台北：新文豐，1985)，頁 494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趙幹〈江行初雪圖〉。就此「卷字半字號」題記，再查《明會典》，它是有「勘合字號」的制度。如吏部於「洪武二十九年令本部每司各設勘合卷。」也制定各布政司、府、州使用的字號。⑰遺憾的是沒有「袁(荊)州府經歷司」及「卷」字號的記載，然而，這種以查抄的騎縫籍記掛號，歸之於嚴嵩事件，或許是思考的方向之一；當然，也可想到張居正(1525-1582)、朱寧、江彬等其他查抄案所有。

小　結

本文所談，祇能說是〈女史箴圖〉圖畫外的周邊事件，當然無關於畫幅書幅本題的品質及真贋，但是既然它存在於畫卷上，如能釐正這些問題，未嘗也不是對一幅長遠流傳的名跡增多一份了解。

*本文寫作得能完稿，承朱龍興、謝東志兩位先生為製作圖版、插圖，馬孟晶女士、邱士華女士、廖堯震先生校閱及整理註釋。謹致謝意。

本文原為二〇〇一年六月十八日至二十日，大英博物館顧愷之女史箴圖學術討論會所提論文，原以英文刊登，惟本中文本已多所增補，其內容已遠超英文本。

（責任編輯：邱士華、廖堯震）

⑰《明會典》(四庫全書本，台北：商務，1983)，卷140，頁20；卷145，頁3；卷163，頁15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版一　傳晉顧愷之女史箴圖　鈐印位置

絹本　縱 24.8 公分　橫 349.3 公分

英國大英博物館藏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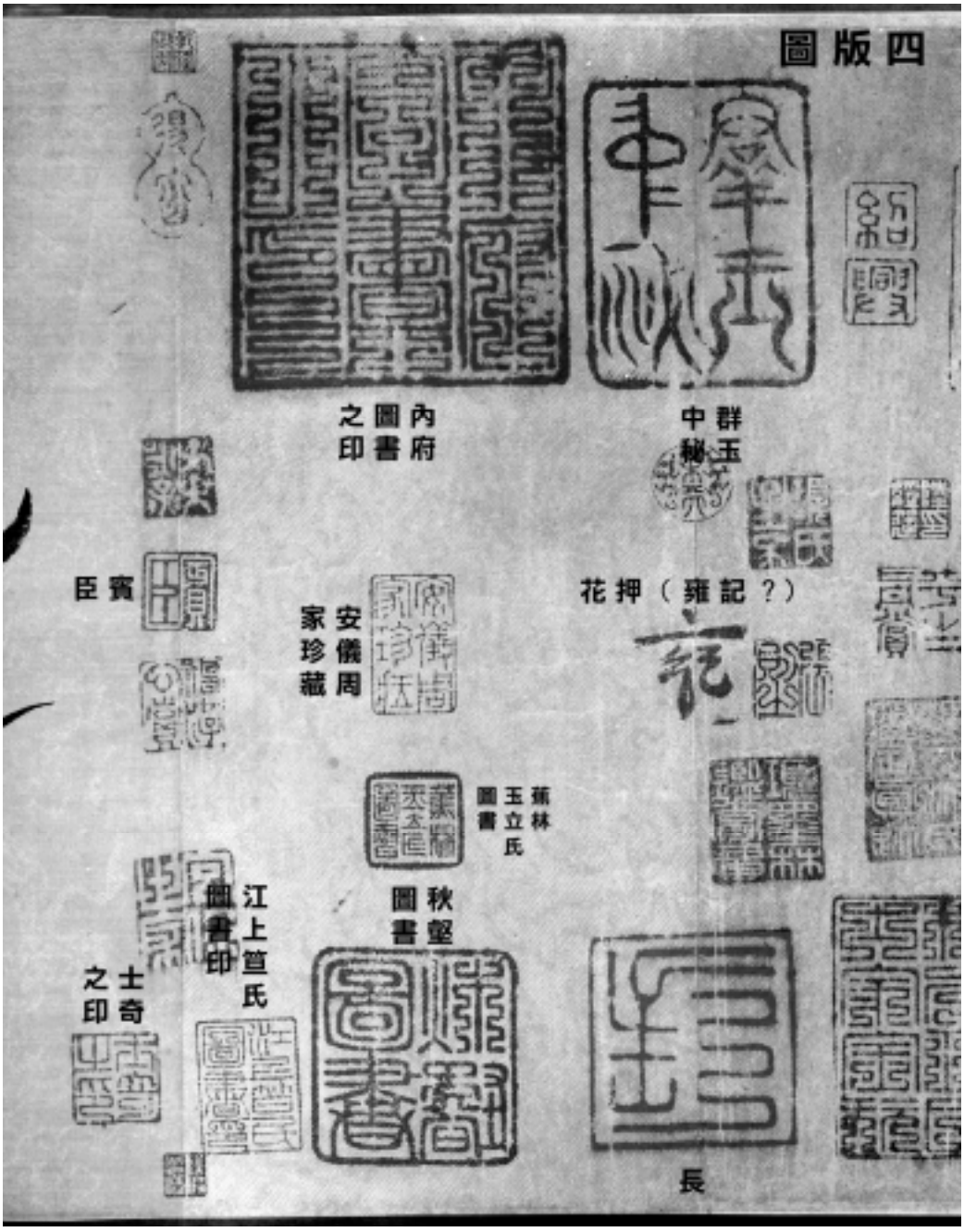
圖版二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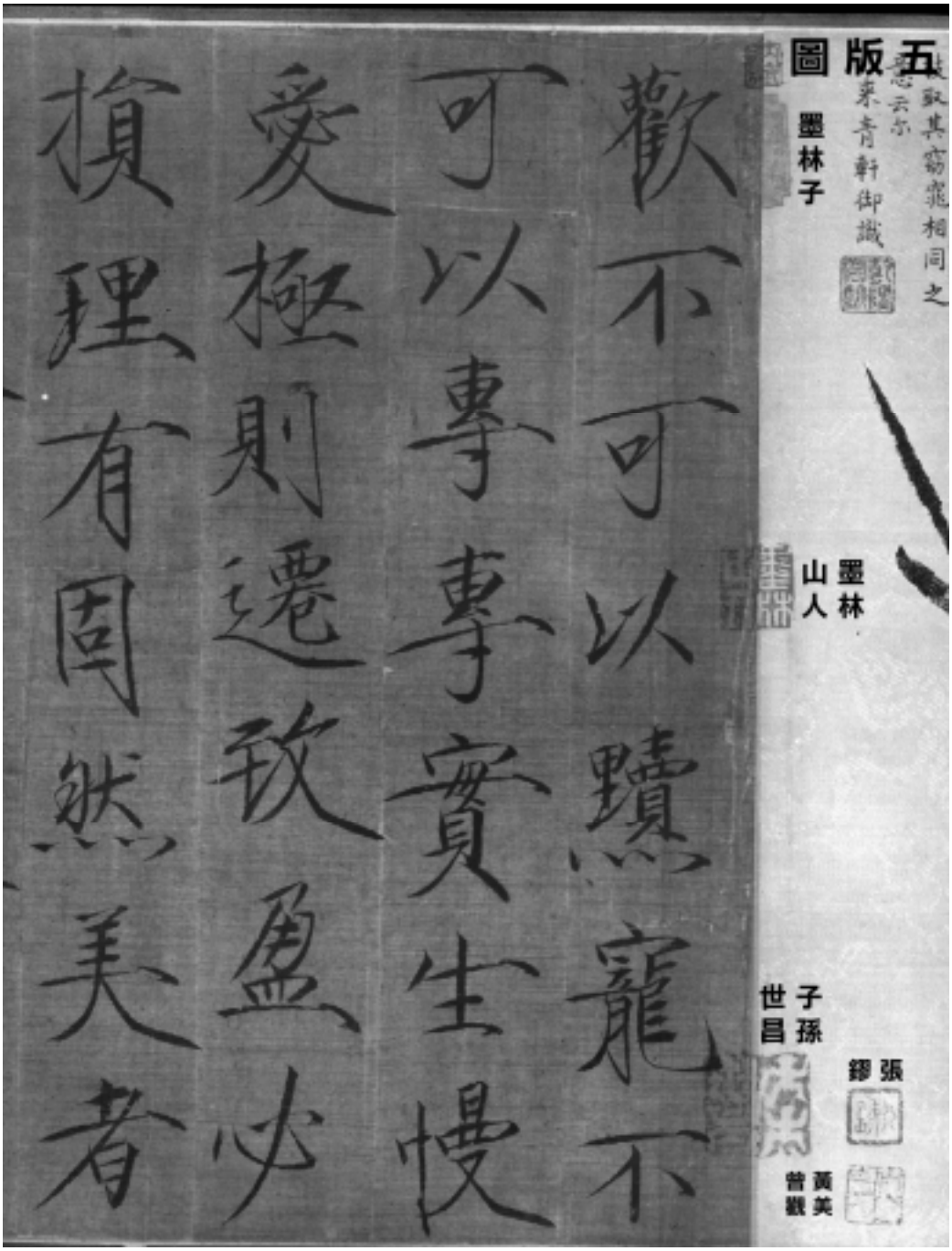
圖版三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版四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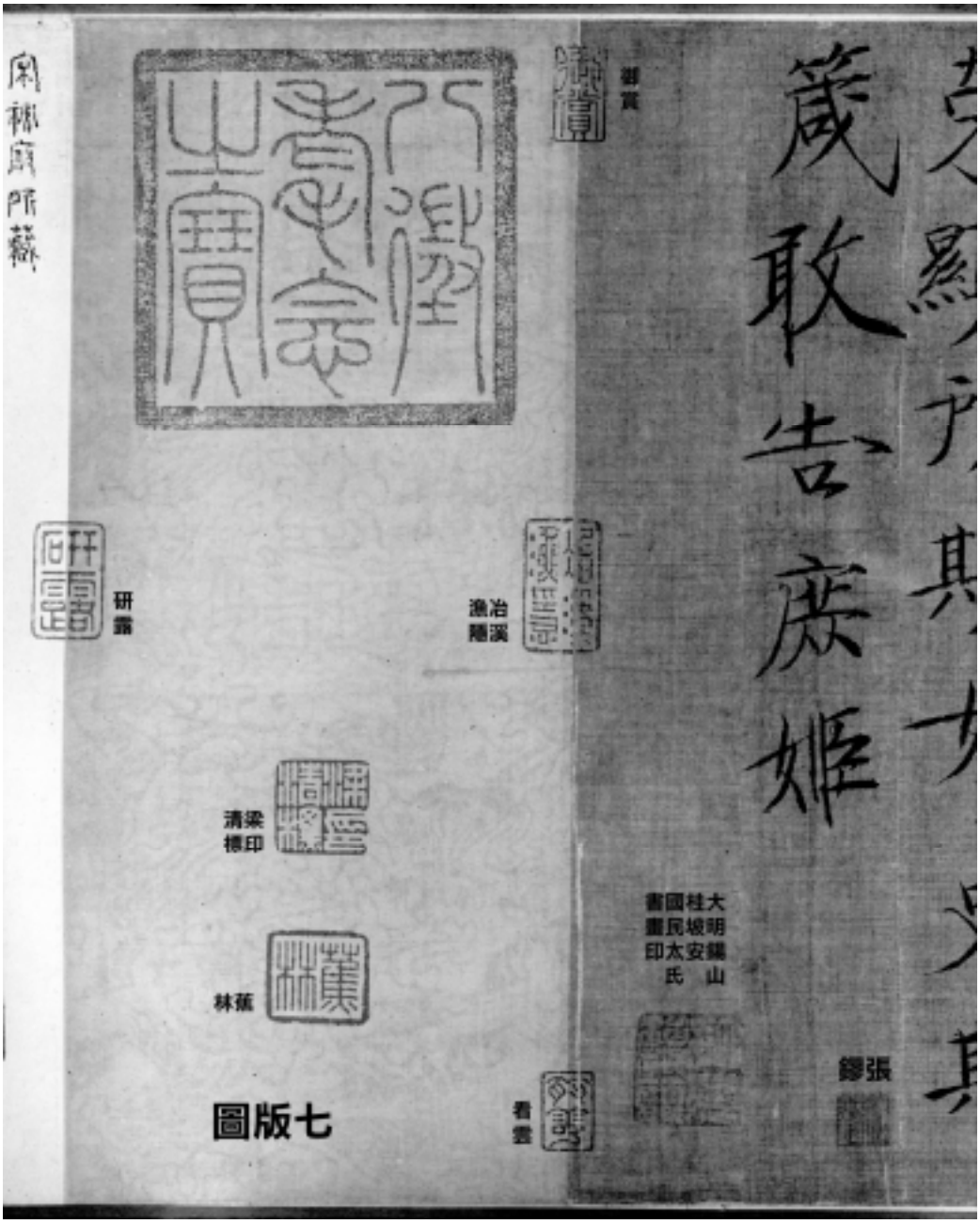
圖版五　傳顧愷之女史箴圖後段金章宗書女史箴文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版六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版七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版八　紹興御府書畫鈐印式
唐戴嵩乳牛圖
絹本
21.4×45.9 公分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12-1



13-2-2



圖版九　金章宗書女史箴文切割痕跡示意圖



圖版十　金章宗書女史箴文復原圖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插圖



圖 1-1　弘文之印
2.6×2.6（公分）
女史箴圖卷



圖 1-2　弘文之印
2.6×2.6
晉王獻之中秋帖



圖 1-3　弘文之印
唐盧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銘



圖 1-4　弘文之印 晉王羲之
鰊鮓帖（寶晉齋本）



圖 1-5　弘文之印
宋朱熹易繫辭



圖 1-6　弘文之印
唐杜牧張好好詩



圖 2-1　政和
2.7×1.6
女史箴圖卷



圖 2-2　政和
3×1.3（未全）
唐孫過庭書譜



圖 2-3　政和
3×1.7（未全）
晉王羲之行穰帖



圖 2-4　政和
2.7×1.6
晉王羲之
平安何如奉橘帖



圖 2-5　政和(倒鈐)
2.7×1.6
唐吳彩鸞唐韻



圖 2-6　政和
唐懷素論書帖



圖 2-7　政和
宋人物(半印)



圖 2-8　政和
宋徽宗四
禽圖第二圖

臺灣大學學術
期刊資料庫



圖 3-1　御書　4.2×2.2　女史箴圖卷



圖 3-2　御書　4.2×2.5　唐韓幹牧馬圖



圖 3-3　御書　4.2×2.3　唐吳彩鸞唐韻



圖 3-4　御書　唐懷素論書帖



圖 4-1　宣鈢　4.3×1.9　女史箴圖卷



圖 4-2　宣鈢　4×2　晉王羲之行穰帖



圖 4-3　宣鈢　4.2×2　晉王羲之遠宦帖



圖 4-4　宣鈢　4.1×2.1（未全）　唐孫過庭書譜



圖 4-5　宣鈢　4.3×1.9　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



圖 4-6　宣鈢　4.4×1.9　唐吳彩鸞唐韻



圖 4-7　宣鈢　宋徽宗四禽圖第一圖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 5-1　宣和
3.5×1.9
女史箴圖卷



圖 5-2　宣和
3.5(未全)×2
晉王羲之遠宦帖



圖 5-3　宣和
3.5(未全)×2
晉王羲之行穰帖



圖 5-4　宣和
3.5×2
唐孫過庭書譜



圖 5-5　宣和
晉王羲之
3.5×1.9
平安何如奉
橘帖



圖 5-6　宣和
宋人人物
宣和 紹興相鄰



圖 5-7
宣和
宋徽宗四禽圖
第二圖



圖 6-1　內府圖書之印
7×7
女史箴圖卷



圖 6-2　內府圖書之印
7×7
宋易元吉猴貓圖



圖 6-3　內府圖書之印
7×7
唐吳彩鸞唐韻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 7-1　雙龍
3.2×3.2
晉王羲之行穰帖



圖 7-2　雙龍
3.3×3.2
王羲之遠宦帖



圖 7-3　雙龍
3.3×3.2
唐孫過庭書譜



圖 7-4　雙龍
宋徽宗四禽圖



圖 8-1　政穌
4.4×
晉王羲之穰帖



圖 8-2　政穌
4.4×
唐吳彩鸞唐韻



圖 9-1　大觀
2.7×1.5
晉王羲之遠宦帖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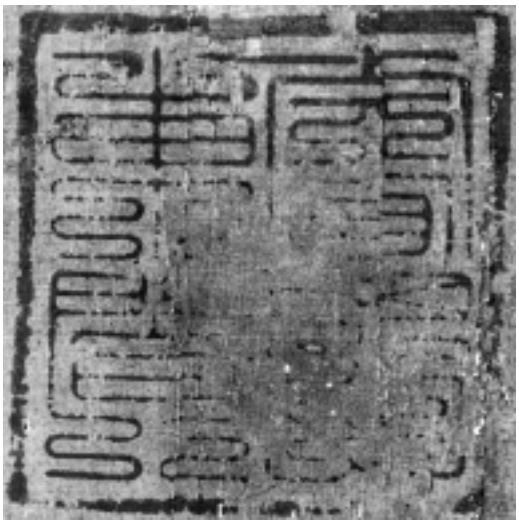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0-1　睿思東閣
7.4×7.4
女史箴圖卷



圖 10-2　睿思東閣
7.4×6.9（未全）
宋黃居寀山鷓棘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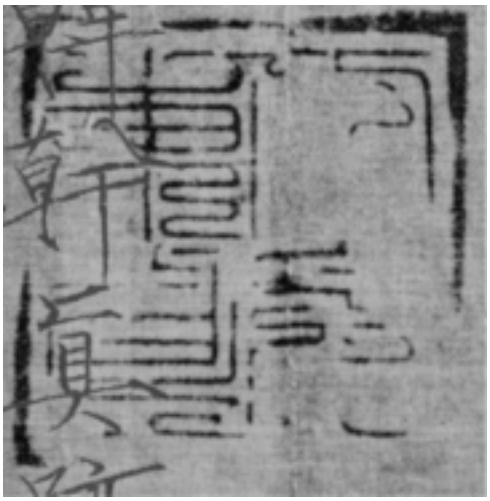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0-3　睿思東閣
7.4×7.4
唐韓幹牧馬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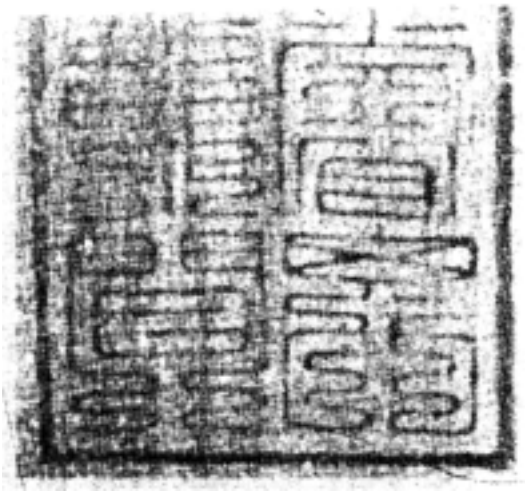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0-4　睿思東閣
7.4×7.4
唐孫位七賢圖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 11-1　乾卦圓印
2.8×2.8
女史箴圖卷



圖 11-2　乾卦圓印
2.8×2.8
唐吳彩鸞唐韻



圖 11-3　乾卦圓印
唐王維伏生
授經圖



圖 11-4　乾卦圓印
2.8×2.8
唐戴嵩乳牛圖



圖 11-5　乾卦圓印
2.8×2.8
南唐巨然蕭翼賺蘭亭



圖 11-6　乾卦圓印
2.8
宋人人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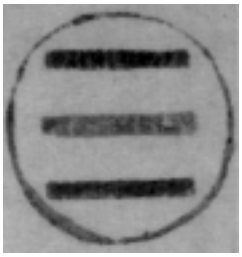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1-7　乾卦圓印
晉王獻之鴨頭丸帖



圖 12-1　希世藏小方印
(未全)
唐戴嵩乳牛圖



圖 12-2　希世藏
唐韓滉五牛圖



圖 12-3　希世藏
1.4×1.4
晉王義之
快雪時晴帖



圖 12-4　希世藏
晉王義之
大道帖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 13-1-1
紹興
3×1.5
女史箴圖卷



圖 13-1-2
紹興
3×1.5
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



圖 13-1-3
紹興
晉王獻之中秋帖



圖 13-1-4
紹興
晉王獻之鴨頭丸帖



圖 13-1-5
紹興
唐虞世南臨蘭亭
八柱第一



圖 13-1-6
紹興
神龍半印本蘭亭



圖 13-1-7
紹興
蘭亭八柱第三



圖 13-1-8
紹興
晉王獻之鴨頭丸帖



圖 13-1-9
紹興
3×1.6
晉王羲之
平安何如奉橘三帖



圖 13-1-10
紹興
唐懷素論書帖



圖 13-1-11
紹興
宋徽宗四禽圖
第一圖



圖 13-1-12
紹興
晉王羲之蜀都帖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 13-2-1
紹興
唐王維伏生授經圖



圖 13-2-2
紹興
3.5×1.5
唐韓滉五牛圖



圖 13-2-3
紹興
3.5×1.5
五代巨然蕭翼賺蘭亭



圖 13-2-4
紹興
3.5×1.5
宋人人物



圖 13-2-5
紹興
3.5×1.5
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



圖 13-2-6
紹興
梁王志--日無申帖



圖 13-2-7
紹興
唐歐陽詢夢奠帖



圖 13-2-8
紹興
唐陸柬之蘭亭詩



圖 13-2-9
紹興
五代楊凝式韭花詩帖



圖 13-2-10
紹興
唐歐陽詢張翰帖
卷後前騎縫印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 13-3-1
紹興
宋人江帆山市



圖 13-3-2
紹興
3×1.5
宋米芾戲呈詩帖



圖 13-3-3
紹興
晉王羲之寒切帖



圖 13-3-4
紹興
唐歐陽詢張翰帖



圖 13-3-5
紹興
唐懷素苦筍帖(下方)



圖 13-3-6
紹興
宋米芾苕溪詩卷



圖 13-3-7
紹興
米芾海岱帖



圖 13-3-8
紹興
2.1×2.1
宋黃庭堅
寒山子龐居士詩



圖 13-3A-1
內府圖書
4.5×4.6
宋黃庭堅　寒山子龐居士詩



圖 13-4-1
紹興
3.4×1.4
唐徐浩
書朱巨川告身



圖 13-4-2
紹興
3.4×1.6
宋薛紹彭雜書



圖 13-4-3
紹興
楊凝式神仙起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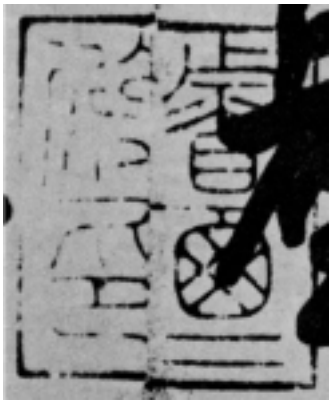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3-3A-2
睿思殿寶　宋米芾苕溪詩卷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 13-5-1
紹興
3×1.6
女史箴圖卷



圖 13-5-2
紹興
3×1.6
晉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



圖 13-5-3
紹興
唐懷素苦筍帖(上方)



圖 13-5-4
紹興
3×1.6
唐吳彩鸞唐韻



圖 13-5-5
紹興
宋徽宗四禽圖



圖 13-5-6
紹興
善見律經卷



圖 13-5-7
紹興
褚摹蘭亭



圖 13-5-8
紹興
晉王羲之七月都下二帖



圖 13-6-1
宣穌　紹興
唐盧楞伽六尊者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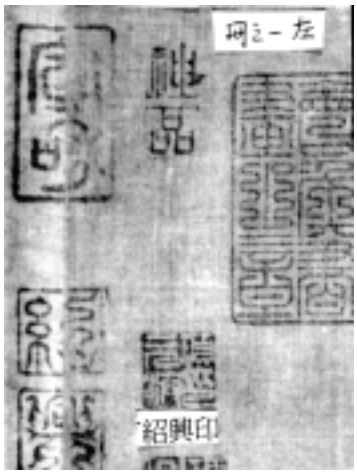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3-6-2
宣穌　紹興
唐盧楞伽六尊者像



圖 14-1
賢志堂印
2.7×2.7
女史箴圖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 15-1

廣仁殿

3.8×2.2

女史箴圖卷



圖 15-2

廣仁殿

3.8×2.2

唐吳彩鸞唐韻



圖 15-3

廣仁殿

晉王獻之中秋帖



圖 15-4

廣仁殿

3.8×2.2

傳宋擇端畫春山圖



圖 16-1

群玉中秘

6.3×4.6

女史箴圖卷



圖 16-2

群玉中秘

6.2×4.4

五代南唐趙幹江行初雪



圖 16-3

群玉中秘

宋徽宗搗練圖



圖 16-4

群玉中秘

6.2×4.4

唐人十二月朋友相聞書



圖 16-5

群玉中秘

6.6×4.7

唐懷素自敘帖



圖 16-6

群玉中秘

6.6×4.7

晉王羲之遠宦帖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

圖 17-1
卷字柒拾號
女史箴圖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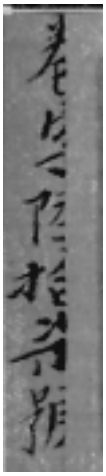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7-2
卷字陸拾柒號
宋謝元折枝
碧桃圖卷



圖 17-3
卷字壹號
傳唐王維畫
伏生授經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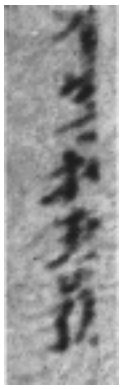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7-4
卷字拾玖號
五代阮郜閱
苑女仙圖卷



圖 17-5
卷字柒拾伍號
宋高宗草書
洛神賦



圖 18
司印(半印)
6.1×
宋法常寫生卷



圖 19
張鏐
1.1×1.1
(取自宋四家書)
(國立故宮
博物院藏)



圖 20-1
大明錫山桂坡安
國民太民書畫印
(取自趙孟頫人騎圖)
(北京故宮藏)



圖 20-2
大明安國
鑑定真跡
(取自趙孟頫人騎圖)
(北京故宮藏)



圖 17-6
卷字參號
宋人溪風圖
私人藏

臺灣大學學術
期刊資料庫